折獄龜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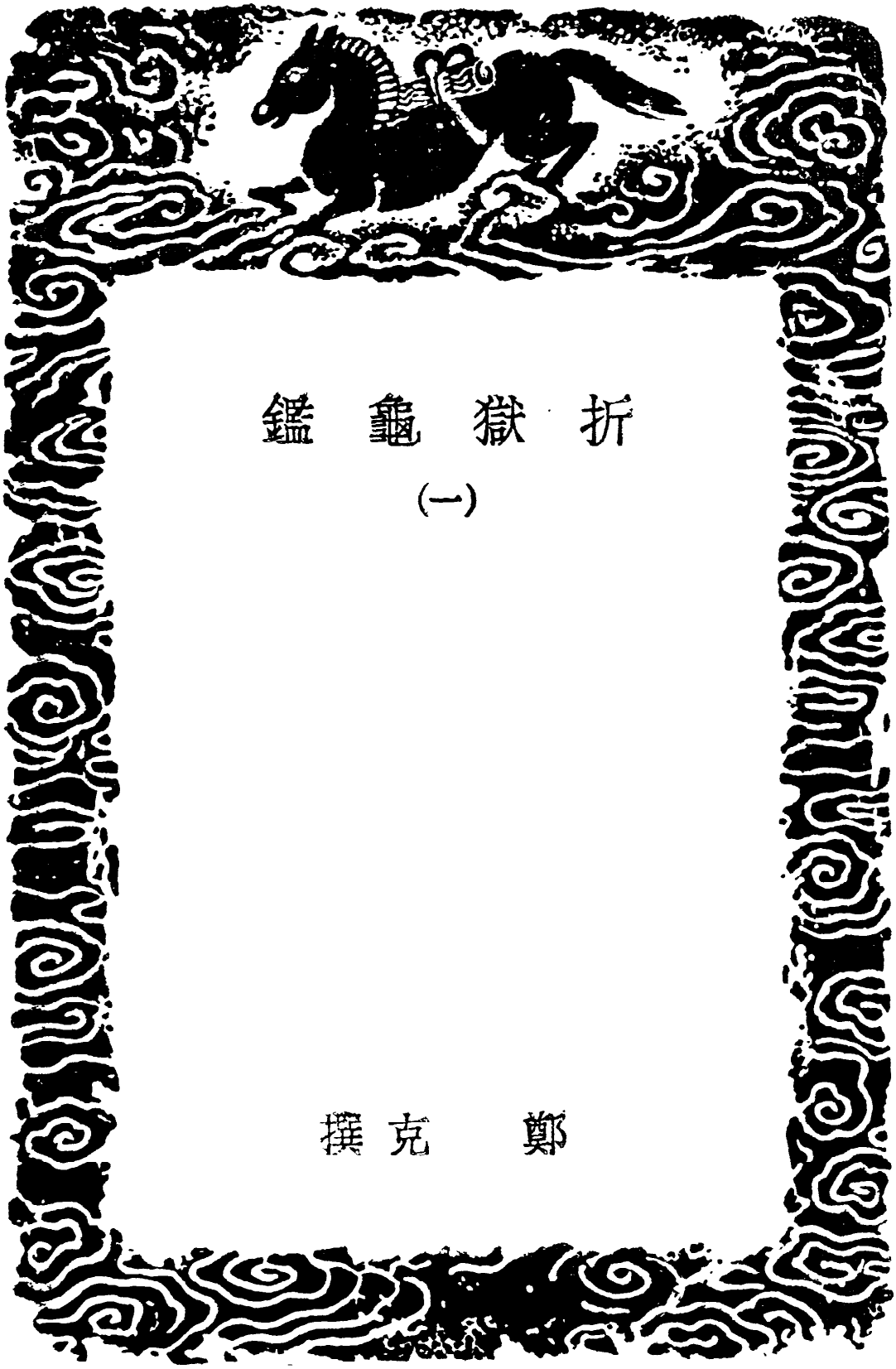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鑑龜獄折

(一)

鄭克撰

本館據墨海金壺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原序

天開元會。一統同文。宜春舊有書版。鐫於郡齋。其在金日。蒐放失。補殘斷。莫先焉。至元辛巳仲秋。府尹張公國紀發其藏。歸校官。若春秋分記。紫陽四書。昌黎文。黃陳詩註。折獄龜鑑。廉吏傳。併有先儒講義。洎南陽活人書。與局方醫書。咸切於用。而滅裂亡完者。越半載。同知郝公居正來莅郡事。以敦化善俗爲己任。顧命刊補。於是悉備。文學掾趙君灼石書來諗予。因惟聖賢託憲言貽後人。所以共天命。樹民彝也。善鋟以廣其傳。此良師帥職分所在。曷厄於時。多有缺軼。易曰。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此邦之人。麤識事理。佥城夾附。未嘗有烽火之警。眠他路貯書宜如舊。奈何脫落無善本。殆不可曉。幸而今之從政者。作興斯文。獨劬精而成之繼今共學之士。相與勗勵。養根竣實。加膏希光。毋斁口耳。以負初意。至元元默敦牂夏五汎蒲日。奉訓大夫湖南道儒學提舉陵陽虞應龍序。

折獄龜鑑提要

折獄龜鑑八卷。宋鄭克撰。是書宋志作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題作決獄龜鑑。蓋一書而異名者也。大旨以五代和凝疑獄集。及其子嶠所續。均尚未詳盡。因採綴舊文。補苴其闕。分二十門。其間論斷。雖意主尚德緩刑。而時或偏主於寬。未能悉協中道。所輯故實。務求廣博。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而亦或兼收瑣細。未免猥雜。然究悉物情。用廣見聞而資觸發。較和氏父子之書。特爲賅備。晁公武讀書志稱其依劉向晏子春秋。舉其綱要。爲之目錄。體例井然。亦可謂有條不紊者也。書錄解題載其目。凡二百七十六條。三百九十五事。今世所傳鋟本。祇存五門。餘皆散佚。惟永樂大典所載。尚爲全書。而已經合併連書。二十卷之界限。不復可考。謹詳加校訂。析爲八卷。卷數雖減于舊。其文則無所缺失也。

折獄龜鑑卷一

宋 鄭克 撰

釋冤上

孫登

吳太子孫登嘗乘馬出有彈圓（按吳志圓作丸蓋二字古通用）過左右求之適見一人操彈佩圓登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圓比之非類乃見釋（舊出吳志本傳）

按人之負冤多因疑似聽者不能審謹忿然作威遂至枉濫此事雖小可以喻大故首著焉

曹掾（于公孟嘗二事附案此一章原本軼去曹掾事實又軼去附錄中于公一節今補入）

晉曹掾爲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鞫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掾到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出晉書本傳）

前漢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

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出前漢書于定國傳。于公乃定國父也。）後漢上虞有寡婦養姑至孝。姑以壽終。而夫女弟先懷嫌恨。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酖其母。官吏不察。戶曹史孟嘗言於太守。亦不爲理。遂以寃死。郡中連旱二年。（出後漢書本傳。此兩事舊集並不載。）臨淄寡婦若不遇曹掾。則與東海上虞無以異矣。惟鑒彼負寃之可戒。乃顯此釋寃之足尙。故附著之。

荷融

前秦荷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可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之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夢如初。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離爲馬。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撿。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舊出晉載記本傳。夢辭煩。刪取其要。）

按古之察獄亦多術矣卜筮怪異皆盡心焉至誠哀矜必獲冥助是以馮昌之罪具服而董豐之冤得釋也馮之馬邊非水乃人也昌之日下非日乃曰也荷融以意言其事遂驗此周宣所謂神靈動君使言者也豈非至誠哀矜而然歟占夢事又見察賊門案此第三章原本軼去標題今補入

辛祥法雄魏丕趙德彝薛奎唐肅杜衍孫沔姚仲孫程珦孫廉靳宗說劉緯宋昌言凡一十三事附

後魏辛祥爲幷州平北府司馬有白璧還兵藥道顯被誣爲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眞賊祥終於安定王燮征虜府長史出北史辛紹先傳祥其孫也舊集不載

按後漢法雄爲青州刺史每行部錄囚徒察其顏色多得情僞蓋察獄之術有三曰色曰辭曰情此其以色察之者也若辭與情頗有冤枉而迹其狀稍涉疑似豈可遽以爲實哉苦執申之理亦應爾後十二事是也故附見之云

魏丕初從周世宗鎭澶淵奏授司法參軍時有強盜五人獄具將伏法丕疑其冤囚緩刑而察之不數日本盜就擒五人獲免後事本朝終於左驍衞將軍　信都郡王德彝雍熙中判沂州儒生乙恕郊居肆業一旦有橫尸在舍側邏者見之捕恕送官獄具將伏法德彝疑其冤命別司鞫問亦如之固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賊恕乃得釋　薛奎參政爲隰州軍事推官時有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而博者四人適至啓戶濺血汚衣遽驚走邏者因捕送官考訊引伏奎獨疑之請緩其獄後數日果得殺人者　唐肅待制爲秦州司理參軍時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其旦起視之血汚

其衣。爲吏所執。不能辨明。遂自誣服。蕭爲白其冤。而知州馬知節趣令具獄。蕭固持不可。後數日。得眞殺人者。就辟本州觀察推官。杜衍丞相作河東提刑時。上黨民有繼母爲人所殺。或告民殺之。不勝楚掠。遂自誣服。獄既具。衍疑非實。未論決間。果得眞殺人者。（已上六事。並見本傳。）孫沔副樞爲趙州司理參軍。時盜發屬縣。爲捕者所迫。乃棄其刀幷所盜贓於民家。後卽其家得會飲者十六人。適如其數。捕繫縣獄。掠使服罪。法皆當死。以其獄上。沔疑其枉而留訊之。州將怒。然終不敢決。未幾。得眞盜。州將反喜。謂沔曰。微子。吾得自脫耶。（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凡本朝公卿事。惟載於國史本傳者稱名。若墓志行狀雜書小說所載。則或稱爵或稱字。此皆以名書之。庶得古今一體。且臨以紹興刑手詔。則於禮亦當書名也。）姚仲孫龍學爲許州司理參軍時。民有被盜者。其妻言里胥常責賄於夫。不與而怨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傳以死。而仲孫疑之。知州王嗣宗曰。若保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眞盜。嗣宗復喜曰。察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程坦國博所撰墓志。）程坦國博爲郢州司戶參軍時。民有執盜者三人。法當死。州趣獄上。坦疑其自誣。輒留更訊之。後果得眞盜。自是雖他州疑獄。監司必屬坦平決。子戩爲宣徽南院使。贈太師。（見王珪丞相所撰墓志。）孫廉觀察初隸親事官。後以慈州刺史知滄州。有刼盜。獄既成。廉疑之。謂僚屬曰。我武人也。（獄辭固非吾事。）然試召某鄰里詢其行止。皆曰。此平日所弛不事。今以爲盜。則非也。數日。果得眞盜。降詔奬諭。靳宗說館使。初以蔭補三班奉職。監滄州鹽山務。嘗攝縣事。有繫囚坐殺人。法當死者。宗說疑之。會囚言母年九十。病且言願得一別母而死。宗說惻然釋縛。令人與俱至其家。既而更獲眞殺人者。劉緯大卿知邢州。屬邑有卒死

於林中。捕盜者從旁得一人俾償死。緯疑不實。明日得死卒戍所移文。乃二人共竄。亟令追獲其一同竄者。考之果服。宋昌言大監知澤州。時有大辟獄具。昌言疑其冤。持之不決。果獲眞盜。已上四事並見本傳。

右十二事。皆以其辭與情察之者也。若靳宗說釋死囚縛。使別其母。非知其冤而然也。但以囚有念母之心而憫之耳。冤狀卒明。出於邂逅。是亦至誠哀矜之效也。其餘審讞不敢遽決。亦因詳緩。每獲辨釋。蓋寧可淹繫以求其實。毋或濫刑以陷於冤。庶協舜典欽恤之義也。易曰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此之謂歟。

李崇

李崇爲河東太守。有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詣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去此三百。按晉書本傳無去此三百四字。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話。疑其有異。便卽詰問。迹其由緒。按晉書本傳無迹其由緒四字。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按晉書本傳無此二字。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報告。見申委曲。家兄聞之。必重相報。所有資財。當不愛惜。按晉書無所有資財當不愛惜八字。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

物。此人具以告崇。崇攝慶賓問曰。爾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按此章標題祇載李崇一事。原本此下又載柳慶二事。於體例不符。考柳慶前一事見後第九章。後一事見後譎賊門。此蓋誤載。今刪去。）

按此亦察其面之色。款之辭事之情。而疑其誣服者也。但用譎鈎鏇。以驗誣告爲異耳。然所以紿而驗之者。欲釋誣服之冤也。故列於此焉。（紿兵事又見辨誣門。質弟事又見鈎鏇門。鞫巫事又見懲惡門。）

司馬悅

後魏司馬悅爲豫州刺史。有上蔡董毛奴。齎錢五千。死於道路。或疑張堤行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楚掠。自誣言殺。悅疑不實。引毛奴兄靈之問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曾得何物。答曰。得一刀鞘。悅取刀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者。言此刀鞘。其手所作。去歲賣與鄰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具服。靈之又於及祖身上認得毛奴所服皁襦。遂釋張堤。（出北史司馬楚之傳。悅其孫也。舊集不載。）

按悅所以能使及祖服罪者。雖有智算。亦偶然耳。向若賊不遺刀鞘。或鞘非州內刀匠所作。何從知及祖爲賊耶。其可稱者。哀矜審謹。合於中孚議獄緩死之義。故卒能獲賊以釋冤也。（認鞘事又見迹賊門。）

宋世良

後魏宋世良爲清河太守。時陽平郡移掩盜賊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惟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怒曰。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始歎服焉。（出北史宋隱傳。世良、其族曾孫也。舊集不載。）

按他郡移掩劫盜。雖或誣引。咎不在我。據名縛送。斯亦可矣。世良乃復訊其情狀。實者送之。非者放之。是哀矜審謹之至也。傳言齊天保初大赦。世良郡無一囚。率郡吏拜詔而已。此其效歟。

蘇瓊

北齊蘇瓊爲文襄儀同府刑獄參軍。幷州嘗有強盜。推其事者所疑賊徒。並已考伏。失物家亦識認。惟不獲盜賊。付瓊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幷獲贓驗。文襄語前妄引者曰。爾輩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出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瓊推盜之術。固有可稱。然君子所貴者。不在覈姦而在釋冤也。

柳慶

後周柳慶。初仕後魏爲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都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詣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常置何處。對曰。常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曰人同飲乎。曰向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眞盜耳。卽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舊出北史柳虬傳。慶其弟也。

按緘閉不異而失其金。則盜非遠。故疑主人。慶察其色。其辭其情而知主人誣服矣。故問其管鑰所在。同宿同飲者誰。沙門無故與賈酣宴。不一而止。果何意哉。此必伺隙爲盜也。醉而晝寢。彼乃得便。其金

於是失之。沙門非盜而何。慶之明察。亦可稱矣。用以釋冤。尤爲美也。（問飲事又見述盜門）

韋鼎（蕭懷武附）

隋韋鼎爲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家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州。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紿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卽放此客。遣人掩僧。幷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道無拾遺。（出南史韋叡傳鼎其孫也。舊集不載。）

按鼎所以知者。能廣耳目以察姦慝也。苟不如是。則無以釋疑似之冤矣。夫治民之有耳目也。猶用兵之有間諜也。兵法云。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密者不能得間之實。廣耳目。察姦慝。亦猶是也。不然。則所使察姦慝者。或反爲姦慝矣。王蜀時。有蕭懷武主尋事團。乃軍巡之職也。所管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別。呼之曰狗。深坊曲巷。馬鬣酒保。乞丐傭作。販賣童兒。皆有其徒。民間偶語。無不知者。或在州郡及勳貴家。掌庖看廐。御車執樂。公私動靜。卽時聞達。於是人心恐懼。自疑肘腋悉其狗也。懷武殺人不可勝數。冤枉之聲。滿於內外。郭崇韜入蜀。乃族誅之。（見成都古今記）是使察姦慝而反爲姦慝者也。豈能資耳目之用。釋疑似之冤乎。鼎異於此。故可稱也。

蔣常（韓思彥附）

唐貞觀中。衞州版橋店主張逖妻歸寧。有魏州三衞楊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是夜有人取其刀殺

逖。卻納鞘中。正等不覺。至曉。店人追及。刀血狼籍。收禁考掠。遂自誣服。太宗疑之。差御史蔣常覆推。常至。追店人十五以上皆集。人數不足。因俱放散。獨留一嫗。年八十餘。晚乃令出。密遣獄典覘之曰。有人共話。卽記姓名。果有一人。問嫗使人作何推勘。前後三日。並是此人。捕獲詰問。具服與逖妻姦。殺逖有實跡。正等乃釋。（舊不著出處。當是唐人小說所載。今亡其本耳。餘類此者同。）

按李崇用譎鈎鷰。蔣常用譎察賊。而皆能釋冤。斯無惡於譎也。（留嫗事又見譎賊門。）又唐韓思彥使幷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者懷刀血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追訊。遂擒眞盜。（見唐書本傳。）按此亦用譎獲賊。而冤乃釋。但不若常獨留一嫗密覘問者爲精審耳。故特附見之也。

裴懷古

唐裴懷古爲監察御史。時眞定有浮屠。（按新唐書本傳作恆州浮屠。）爲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爲后申析。不聽。懷古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卽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覓之。后意解。得不誅。（見唐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懷古當酷吏深文之時。獨能申析誣枉。抗辭執法。始終不撓。其徐有功之流亞歟。

李元素

唐李元素爲御史。時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

之。幕府按鞫無狀。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讐。亞勘寧罔上。寧抵罪。傅致周內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之。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冤。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即道運冤狀。帝感寤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杭得盜。繇是天下重之。遷給事中。出唐書本傳。

按運之冤。初按鞫無狀。後覆驗不讐。雖傅致周內之。若不可翻者。亦非難辨也。但帝怒斥令出。又云去。元素不懾。辭不撓。卒辨其冤。而帝亦寤。斯爲難能耳。語曰。仁者必有勇。此其所以能釋冤也。

柳渾

唐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表柳渾爲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冤。少游趣訊僧。僧首服。因厚謝二人。見唐書柳渾傳。

按僧飲酒失火二罪俱發。而謂失火者瘖奴耳。且掩其飲酒之迹也。若非軍候受財不詰。則此獄豈難辨乎。渾與祐甫一代英賢。而白其冤。少游能聽用之。故趣訊僧云。斯亦可稱也。

袁滋

唐李勉鎭鳳翔。有屬邑耕夫得馬蹄金一甕送縣。爲令者慮公藏主守不謹而竄之私室。翼日開視之。則

皆土塊耳。以狀聞府。遣掾案之。不能自明。誣服換金。初云藏之糞壤。被人竊去。後云投之水中。失其所在。雖未窮易用之所。而皆以爲換金無疑。府中宴集。語及此事。咸共嗟歎。時袁滋在幕府。獨疑其枉。勉乃移獄就府。俾滋鞫之。滋閱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則二人以筐作舁至縣。乃於列肆索金。依塊形狀。鎔寫校量。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計其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卽是在路之時。金已化爲土矣。令乃獲雪。舊出康駢劇談錄。

按唐書袁滋傳云。滋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獄。滋直其冤。無鳳翔屬邑事。又云。滋累從張伯儀何士幹辟。無在李勉幕府事。康駢所記。傳聞失實。故非特本末差誤。抑又事理乖舛。夫六百斤金。固非二人竹擔可舉。若在路時已化爲土。則到縣日自當驗實。雖色未變而輕重頓異。亦易知矣。令何故尙慮公藏主守不謹而竄之私室乎。乖舛如此。無足取者。和嶸謂能釋冤。載於舊集。意則善矣。不若唐書本傳爲得其實也。

劉崇龜

劉崇龜在鎭有富商子泊船江岸。見一高門中有美姬。殊不避人。因戲語之曰。夜當詣宅矣。亦無難色。啓扉待之。忽有盜入其室。姬卽欣然往就。盜謂見擒。以刃劃之。逃去。富商子繼至。踐其血涔而仆。聞腥血聲未已。覺有人臥於地。徑走至船。夜解維遁。其家蹤跡訟於公府。遣人追捕。械繫考訊。具吐情實。惟不招殺人。崇龜視所遺刀。乃屠刀也。因下令曰。某日大設闔境屠者皆集毬場。以俟宰殺。旣而晚放散。令各留刀。

翌日再至。乃命以殺人刀換下一口。明日諸人各認本刀。一人不去。云非某刀。問是誰者。云某人刀。丞往捕之。則已竄矣。於是以他囚合死者爲商人子。侵夜斃之。竄者聞而還。乃擒竄於法。富商子坐夜入人家。杖背而已。舊不著出處。蓋亦唐人小說所載。今見新唐書劉政會傳後。崇龜其七世孫也。傳辭太簡。故於舊集刪取其要。

按凡欲釋冤。必須有術。換刀者。迹賊之術也。斃囚者。譎賊之術也。賊若不獲。冤何由釋。故仁術有在於是者。君子亦不可忽也。

莊遵

莊遵初爲長安令。後遷揚州刺史。性明察。嘗有陽陵女子與人殺其夫。叔覺來赴賊。女子乃以血塗叔。因大呼曰。奈何欲私於我而殺其兄。使即告官。官司考掠其叔太過。因而自誣其罪。遵察之。乃謂吏曰。叔爲大逆。速宜於法。可放嫂歸。密令人夜中於嫂壁下聽。其夜姦者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寃疑之耶。嫂曰不疑。因相與大喜。吏即擒之送獄。叔遂獲免。舊不著出處。亦不著何代人。與蜀莊遵姓名同。和氏父子各載一事。皆附卷末。或疑是唐人。然其敍聞哭事。言巡行部內。吐車聽之。則非唐刺史也。唐之揚州刺史。治廣陵。領江都江陽六合海陵高郵揚子天長七縣。而無陽陵。漢之揚州刺史。治歷陽。領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豫章六郡。而丹陽郡有陵陽縣。豈非陵陽誤爲陽陵乎。其爲陽陵女子。豈非王尊傳所謂美陽女子之類乎。以此觀之。乃漢人乎。但未有明據。不敢決定。故且依和氏序唐人後。此聊以志疑也。克編次已定。始見蜀本華陽國志。後漢巴郡士人有揚州刺史嚴遵字王思。徐州牧嚴羽字子翼。羽乃遵之子也。父子並著稱。云遵在揚州。每當遷民遮止之。天子就增州秩中二千石。居十八年。卒於官。則遵果是漢人也。勢難移改。姑仍舊貫。覽者察之。

按遵之罪叔而放嫂。蓋用譎以擒姦也。於是既得其情。遂擒其人。豈非釋冤有術而然歟。

折獄龜鑑卷二

釋冤下

孔循（范正辭、趙稹、向三事附）

後唐孔循以邦計武職權領夷門軍府事。長垣縣有四盜鉅富。及敗而捕繫者乃四貧民也。蓋都虞候者。郭從韜之僚壻。與推吏獄典同謀鍛成此獄。法當棄市。循親慮之。因無一言。領過蕭牆而乃屢顧。因召問之。云適以獄吏高其枷尾。故不得言。請退左右。細述其事。即令移於州獄。俾郡主簿鞫之。受賂者數十人。與四盜俱伏法。四貧民獲雪。（此蓋和嶸所歷五代時事。）

按巡捕之吏。或縱盜而捕繫平民以應命。或失盜而捕繫平民以逃責。或求盜而捕繫平民以希賞。若獄吏與之爲市。則冤濫豈可勝言。此在聽者察之耳。孔循所察。乃縱盜而捕繫平民以應命者也。又有三事。失盜而捕繫平民以逃責者二。求盜而捕繫平民以希賞者一。今附于後云。

范正辭。齊州人。父勞謙。正辭爲江南轉運副使。饒州民甘紹者。積財鉅萬。爲羣盜所掠。州捕得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按部至。引問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實。命徙他所訊鞫。既而民有告羣盜所在者。正辭潛召監軍王愿掩捕之。盜遁去。正辭即單騎出追及之。賊控弦持矟來逼。正辭以鞭擊之。中賊雙目。執之

以歸。按其姦狀伏法。而前十四人皆得釋。趙積少師。按宋史本傳。積以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子太保。未拜少師。疑有誤。爲益州路轉運使時。邛州蒲江縣捕劫盜不得。而官司反繫平民數十人。楚掠強服。且合其辭。若無可疑者。積適行部。意其有冤。乃馳入縣獄。盡得其冤狀。釋出之。已上二事。並見本傳。薛向樞密。提典河北刑獄時。深州武強縣有盜殺人而奪其財。尉以失盜爲負。捕平人掠服之。置贓於外。以符其語。向得而疑之。親引問。直其冤。免死者六人。正其尉故入之罪。見呂大防丞相所撰墓誌。此三者。皆與孔循慮囚事類矣。非有他術。俱盡心察情。故能釋冤也。

府從事　廬陵歙縣二事附。

和嶸載玉堂閒話云。近代有人。因行商回。見妻爲人所殺而失其首。既悲且懼。以告妻族。乃執壻送官。不勝捶楚。自誣殺妻。獄既具。府從事獨疑之。請更加窮治。太守聽許。乃追封內仵作行人。令供近日與人家安厝去處。又問頗有舉事可疑者乎。一人對曰。某處豪家舉事。只言殂卻嫡子。五更初。牆頭舁過凶器極輕。似無物。見瘞某處。亟遣發之。乃一女子首。令囚驗認。云非妻也。遂收豪家鞫問。具服殺嫡子。函首埋瘞。以尸易囚之妻畜於私室。壻乃獲免。

按此漢乾祐中王仁裕所說。五代時事也。頃聞一事。與此相似。又聞一事。頗亦類此。並附于後。太平州有一婦人與小郎偕出。遇雨。入古廟避之。見數人先在其中。小郎被酒困睡。至晚始醒。人皆去矣。嫂已被殺而尸無首。驚駭號呼。被執送官。不勝考掠。誣服強姦嫂。不從而殺之。棄其首與刀於江中。遂坐

死。後其夫至廬陵。於優戲場認得其妻。諸伶悉竄。捕獲伏法。無首之尸。乃先在廟中之人也。伶人斷其首。易此婦人衣而攜以去。小郎之冤如此。以無善疑從事故也。然則賊證未明。獄可遽決乎。宣歙間有強盜夜殺一行旅。棄尸道上。攜其首去。將曉。一人繼至。而踐其血。亟走避之。尋被追捕繫獄。半年不決。有司切欲得首結案。乃嚴督里胥。遍行搜索。會一丐者病臥窖中。即斬以應命。囚亦久厭考掠。遂伏誅。後半年。強盜別敗于儀眞。獄成。驗所斬首。乃瘞於歙縣界。彼里胥之濫殺。與牛民之枉死。皆緣有司急於得首以結案也。然則追責賊證。可不審謹乎。此皆政和中事。可爲典獄之戒。故附著之。（發瘞事又見迹賊門。）

許宗脅

王蜀時有許宗脅守劍州。部民被盜。燈下識之。迨曉告官。捕獲一人。所收贓物。唯絲絇紬線而已。宗脅引問。縲囚訴冤。稱是本家物。與被盜人互有詞說。乃命取兩家繅車。以絲絇量其大小。與囚家車軸同。又問紬線胎心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因令相對開之。見杏核。與囚款同。於是被盜人服妄認之罪。巡捕吏當考決之辜。指顧之間。便雪冤枉。（舊不著出處。驗贓事又見證愿門。）

蕭儼

南唐昇元格。盜物及五緡者死。廬陵豪民曝衣。失新潔衾服。直數十千。村落僻遠。人罕經行。以爲其鄰盜之。鄰人不勝楚掠。遂自誣服。詰其贓物。即云散鬻於市。無從追究。赴法之日。冤聲動天。長吏以聞。先主命員外郎蕭儼覆之。儼齋戒禱神。佇雪冤枉。至郡之日。天氣晴和。忽有雷聲。自西北起。至失物家。震死一牛。

剖其腹而得所失物。乃是爲所噉。猶未消潰也。出鄭文寶南唐近事舊集不載。

按此非智算所及。蓋獲冥助爾。實至誠哀矜之效也。

高防　邵煜　梁顥　二事附。

高防初事周世宗。知蔡州。時部民王乂爲賊所劫。捕得五人。繫獄窮治。賊狀已具。將加極典。防疑其枉。取賊閱之。召乂問所失衫袴是一端布否。曰然。防令校其幅尺。廣狹不同。疏密有異。囚乃稱冤。問何故服罪。曰不任捶楚。求速死耳。居數日。獲其本賊。而五人得釋。防後事本朝。終於尚書左丞。見本傳。

按防校布事。與許宗裔驗賊術同。然所獲衫袴本非眞賊。若其不幸而疏密廣狹如一。則奈何。苟於情理有可疑者。雖賊證符合。亦未宜遽決。雍熙中。邵煜諫議爲蓬州錄事參軍。知州楊全性率而悍。部民十三人。被誣爲劫盜。悉寘於大辟。煜察其枉。白請再劾。不聽。乃取二人乘市。餘械送闕下。翌日果獲正盜。全坐削籍爲民。煜賜緋魚。授光祿寺丞。見煜本傳。景德中。梁顥內翰知開封府。時開封縣尉張易。捕盜八人。獄成坐流。既決。乃獲眞盜。御史臺劾問得實。官吏皆坐貶責。見當時詔令。此乃但憑賊證。不察情理。而遽決之者也。蓋賊或非眞。證或非實。唯以情理察之。然後不致枉濫。可不鑒哉。可不謹哉。

向敏中　王晦叔　附。

向敏中丞相判西京。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是夜有盜入其家。攜一婦人幷囊衣踰牆出。僧不寐。適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而執詣縣矣。因亡

去。夜走荒草中。忽墜溷井。而踰牆婦人已爲人所殺。尸在井中。血汚僧衣。主人蹤跡捕獲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云。與婦人姦。誘以俱亡。恐敗露。因殺之。投尸井中。不覺失腳。亦墜於井。賊與刀在井旁。不知何人持去。獄成。皆以爲然。敏中獨以賊杖不獲。疑之。詰問數四。僧但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固問之。乃以實對。於是密遣吏訪其賊。食於村店。有媼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媼嘆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媼曰。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問其人安在。媼指示其舍。吏往捕并獲其賊。僧始得釋。一府咸以爲神。（見司馬光巫相涑水紀聞。）

按士之察獄。苟疑其冤。雖囚無冤詞。亦不可遽決。王晦叔丞相知潞州。時有殺人獄已具。晦叔察情非是。而面訊之。其人自謂不獲眞殺人者無免理。終不自明。僚屬皆言無足疑。固留不決。而密以物色捕殺人者得之。作辨獄記以戒理官。（見尹洙龍圖所撰神道碑。）此其終不自明。與僧云無可言者類矣。而皆不敢遽決。卒能獲賊釋冤。豈非盡心矜謹之效歟。

錢若水遵（附姜）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胸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已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

其屍。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功。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緩。熟觀其獄詞邪。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日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趣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邪。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爲知制誥。二年中爲樞密副使。見涑水紀聞。

按若水雪富民冤。猶非難能。唯其固辭奏功。乃見器識絕人。宜乎知州歎服也。姜遵爲開封府右軍巡院判官。時有二囚。獄具將抵死。遵察其冤狀而出之。故事。雪活死囚當賞。遵恐以累前獄吏。乃不自言。與若水固辭之意同矣。後亦終於副樞。見本傳。

王利向傳亮余良胠二事附。

王利郎中通判滄州時。閱具獄。有羣盜當就死。利察其氣貌非作惡者。密訊之。頗得其冤狀。乃留不決。且索境內。後數日。盡獲眞盜。賴免者七人。見尹洙龍圖所撰墓誌。

按凡察獄者。或以氣貌。或以情理。或以事迹。此三者皆足以知其冤否也。故以二事附於後云。向傳亮少卿知管城縣。時有殺人者。獄已具。傳亮察其情之非是。將釋而更捕之。佐吏咸以爲不可。後數日。果得眞殺人者。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此以情理察之者也。余良肱大卿。初爲荆南司理參軍。有捕得殺人者。既自誣服。良肱獨以驗其屍與所用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白請詳捕。果獲眞殺人者。見本傳。此以事迹察之者也。夫事迹有時偶合。不可專用。當兼察其情理氣貌。故著此三事。抑又有說焉。治獄貴緩。戒在峻急。峻急則負冤者誣服。受捕貴詳。戒在苟簡。苟簡則犯法者幸免。惟緩於獄而詳於捕者。既不失有罪。亦不及無辜。斯可貴矣。明謹君子當如是也。

任中正

任中正尚書知益州。時眉州青神縣吏光寶家爲盜所劫。耆保言是夜雷延賦雷延誼皆不宿本舍。縣尉即捕繫之。縣吏王嗣等恣行考掠。皆死於獄。有頃。本州獲劫光寶家賊七人。始知賦誼之冤。中正劾治其事以聞。王嗣等四人並配隸他郡。而優恤被枉之家。見景德中詔令。

按縣尉苟欲逃責。亦或捕繫平民。況其事迹涉於疑似。惟聽者宜察耳。不當容吏恣行考掠。使負冤而死也。以未論決而貸長吏。亦云幸矣。此可爲典獄之鑒。故特著之也。

張保雍

張保雍刑部爲湖北轉運時鄂州置場市民炭。常時吏先印入抄文爲足。而實尙留民家未入。比漕發乃直取載之。州將挾情使稅官按劾。坐盜當死者十八人。保雍自荊南單船六日夜入鄂州。直其冤。笞守吏數人而已。見曾鞏舍人所撰神道碑。

張昷之

張昷之待制提點淮南刑獄時楊崇勳知亳州。恃恩恣橫。知蒙城縣王申以公事忤之。卽械送獄。昷之往問。得其冤狀。旣出申。又摘姦吏十數輩黥配之。見本傳。

按市炭冤狀難明。知縣冤狀易見。然苟非勇於義者。豈能奮而爲之乎。

張堯佐（強至所刪。）

張堯佐宣徽初爲筠州推官時。吉州有道士與商人偕行。夜宿郵舍飲。而商人暴卒。道士惶恐遁去。爲邏者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冤而釋之。見本傳。

按強至省判初爲婺州浦江令時。有民與其母稅邸舍於道。客有過者。暴病未及聞縣而死。縣尉希功。往執其母榜之。其子惶恐。卽自誣殺客。至爲研核。得其情而釋之。見曾鞏內翰所撰行狀。夫逆旅之冤。與道士類矣。苟非盡心察情。不能得其冤狀也。

程琳

程文簡公琳。知開封府。會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服而下府。命公具案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炷竈近版壁。炷竈者。行竈也。炷字從主。淵主切。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卒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見本傳。

按琳圖火所經處。以辨掠服縫人之非。是也。火發於後宮。而人多居隘。苟欲根治。豈無枉濫。故曰此殆天災。不可罪人。於是爲寬其獄。豈有寃死者耶。

強至樂諵

強至祠部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一夕火。主守者法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必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燔。府爲上聞。仁宗悟曰。頃歲眞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傅輕典。亦見行狀。

按梁天監中。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軍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御史中丞樂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幕萬匹。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宏恕。出南史樂藹傳。此皆油中火發。非人所致。主者但有守護不謹之罪爾。坐以失火。則爲寃死也。

錢治

錢治屯田爲湖州海陽令。時郡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寃不服。太守刁湛曰。獄

非錢令不可治。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足合之。是仇家卽服曰。火自我出。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乃獲釋。（見歐陽修參政所撰墓誌。）

按此蓋仇家放火也。察其家號冤之情。據仇家放火之證。情理證驗。灼然可見。彼安得不服乎。此善推事者。故能釋冤也。

王珣

王珣少卿知昭州。有告僞爲州印者。繫獄久不決。吏持其文不類州印。珣爲索景德以前舊牘。視其印文。則無少異。誣者立雪。蓋吏不知印文更時也。（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此非告者造誣也。但見其不類而告之耳。所印文書。景德時事。當索景德以前舊版校之。吏不思此。乃令久繫。亦可憐哉。唯珣盡心。於是獲釋。不然。則必冤死矣。

劉賀

劉賀承制。初舉進士。爲懷州修武令。民有醉不能歸者。其侶得其衣以還其家。醉人道斃。喪家遂執以訴。賀曰。以衣還者。非所以殺也。由是得免。段少連薦賀可爲將。自著作佐郎改內殿承制。（見呂大防丞相所撰墓誌。）

按此非訴者造誣也。但痛夫斃者。故疑其殺耳。若不遇賀以情理察之。則彼負冤未易得釋也。

徐起

徐起諫議知處州。先有囚罪不應死。而吏挾私傳致之。囚伺間逸去。後籍其家貲。比起至。乃自歸。陳其冤。

起爲請於轉運使。更用他官覆治。乃得免。見本傳。

按囚之逸去以逃死也。自歸訴冤。有足矜者。起若輒自治之。則疑有心矯枉。故請更用他官覆治。而囚得免死。合於公議矣。此不唯善釋冤。抑亦善避嫌也。

蕭貫此後五條並伸冤事。

蕭貫兵部知饒州。時有撫州司法孫齊者。高密人。初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里中。更紿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恚其紿。欲訴於官。齊斷髮誓出杜氏。授歙州休寧尉。得倡陳氏。又納之。代授撫州司法。乃竊取周氏所生子禿禿。合杜氏陳氏載之撫州。未幾。周氏亦與弟來。欲入據其舍。吏遮以告。齊歸。捽至廡下。出僞券曰。若傭婢也。何敢爾耶。遂與陳氏殺禿禿瘞寢後。周氏訴於州。不直。訴於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衣書里姓聯訴事行乞道上。或教周訴於饒。齊非貫所部。受而行之轉運使。始遣吏按鞫得實。獄上。更赦。猶停齊官。徙濠州。見曾鞏舍人所撰禿禿記。

按冤枉弗釋。非仁也。冤抑弗伸。非義也。仁義之道。並行而不悖者。故於釋冤繼以伸冤也。齊非所部而貫受訴。豈侵官也。蓋曰天下之惡一也。受朝廷寄委者。皆當疾之也。禮所謂無畏而惡不仁者。貫近之矣。不可與代庖人治庖者同義也。轉運使聞其受訴。始遣吏按鞫。豈非有愧於貫而然歟。是於名教不爲無補。故於伸冤首著之也。

蔡高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吏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不水死乎。雖果爲賊所殺。若不得尸。則於法不可理。高獨謂媼色有冤不可不爲理也。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期十日不得尸。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潮浮二尸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高。端明殿學士襄之弟也。見歐陽文忠公集參政所撰墓誌。

按人之冤訴苦於抑塞。謂不得尸則不可理者。豈非抑塞乎。夫尉以捕賊爲職。苟不恤冤訴。是不勤職業。豈疾惡慕士所爲乎。雖然。高受而理之。亦有以也。吏患不得尸而尸在海者皆隨潮出。第恐不幸潮落他境耳。故與媼約曰。期十日不得尸。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宿海上七日。而潮浮二尸至。此其至誠勤恤之效也。屬吏所患何足慮。是以卒能伸冤也。

陳薦王璩附。

陳薦貧政。初爲益州華陽尉。有盜殺人。棄尸民田。薦往驗屍。旁一女子以移尸告。田主卽殺女子之母。其家執以訴官。縣欲文致殺二人罪。免薦失盜之責。薦曰。是責何足避。不可使有冤不報。與囚自誣以死。既而果獲眞盜。見本傳。

按田主殺女子之母。固當死矣。又使其自誣爲盜殺人。則盜之罪幸免。而殺者冤弗報。咎莫大焉。乃以苟避簡書之責耳。未爲知輕重也。寧可己任其責。當使彼伸其冤。豈非君子之用心乎。　大理寺丞王璩爲越州剡縣尉時。嘗出見尸覆水中。治之。或曰。歲飢。人多死。未必有他故也。治之。寧免捕賊之罰耶。

卒使捕盜。居數月。州已批罰。果得殺人者。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此其用心蓋與高同。皆君子不苟者也。

王罕

王罕大卿知潭洲。時有老嫗病狂。數邀知州訴事。言無倫理。知州卻之。則又悖詈。但命徼者屏逐而已。罕至復出訴。左右欲逐之。罕引令歸廳事。召之叩階。徐問其意。嫗雖語言雜亂無次。然時有可曉者。乃本爲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爲妾所逐。家貲妾盡據之。屢訴不得直。因忿恚發狂。罕爲直其事。盡以家貲還嫗。見涑水紀聞。

顙叫子

沈括內翰云。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置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顙叫子。嘗有病瘖者。爲人所苦。煩寃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顙之。作聲如傀儡子。麤能辨其一二。乃獲伸。此亦可記。見筆談。

按狂者人所忽略。瘖者人所鄙棄。有寃不伸。斯亦可憐。故著此二事。使盡心君子。得以爲鑒也。

折獄龜鑑卷三

辨誣

丙吉

漢丙吉爲廷尉。時陳留有一老人。年八十餘。前妻有一女已適人。後妻生一子而翁死。家甚富。子方數歲。女欲奪其財。乃誣後母所生非我父之子。郡縣皆不能決。聞於臺省。吉乃言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時方八月。取同歲兒均服單衣。惟老人之子畏寒變色。又令與諸兒立於日中。惟老人之子無影。遂奪財物歸後母之男。前女服誣母之罪。（舊不著出處。）

或疑無影。恐其不然。按南史蕭映傳。荊州三津張元始。年九十七生兒。遂無影。前代之人。固嘗驗此。尙有疑哉。

寒朗

後漢寒朗。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耿建臧信鄧鯉劉建四侯。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

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云。凡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失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出後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傳言朗廷爭獄。范氏以比晏子一言。齊侯省刑云。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彼其惶恐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唯務一己逃責。豈恤衆人負冤。斯不仁哉。仁者必有勇。於朗見之矣。是故能辨誣也。

孫亮

吳廢帝孫亮。暑月游西苑。食生梅。使黃門以銀椀幷蓋就中藏吏取蜜。黃門素怨藏吏。乃以鼠矢投蜜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卽呼吏持蜜瓶入。問曰。旣蓋覆之。無緣有此。黃門不有求於爾乎。吏叩頭曰。彼嘗從臣貸宮席不與。亮曰。必爲此也。亦易知耳。乃令破鼠矢。內燥。亮笑曰。若先在蜜中。當內外俱濕。今內燥者。乃枉之耳。於是黃門服罪。（舊出吳志注。先引吳歷云。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曰。黃門從汝求蜜耶。吏曰。向實求。不敢與。黃門不服。）

侍中張邵等啟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究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邵等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又引江表傳云亮使黃門以銀椀幷蓋就中藏吏收交州所獻甘蔗飴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飴中啟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飴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也吏叩頭曰嘗從臣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黃門首服兩說小異凝雜取之故破矢事出吳歷求席事出江表傳

按裴松之以爲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濕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姦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慧然猶謂吳歷此言不如江表傳爲實夫亮所言者決定之理也松之所言者偶合之事也理雖決定事或偶合故執理以御事亦有時乎不通而窮理之人反爲曉事者所笑蓋以此耳惟圓珠不滯鑒照難欺則事理兼明而情狀必得故疑雜取兩說今復備載其本末也

荀融薛顏附

前秦苻融爲冀州牧有老姥於路遇刼喝賊路人爲逐擒之賊反誣路人時已昏黑莫知其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賊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眞賊也何誣人乎賊遂服罪蓋以賊若善走必不被擒故知不善走者賊也舊出晉書載記本傳

按薛顏大卿知江寧府邏者晝刼人反執平人以告視其顏色舉動叱曰爾盜也械之果服顏亦類此見本傳蓋辨誣之術唯博聞深察不可欺惑乃能精焉丙吉所謂博聞也孫亮所謂深察也苻融驗走而得其實薛顏視色而得其情皆可謂察之深而辨之明矣若誣非難辨而勢有不敢則唯勇於義者能之寒朗是也

李崇

已見釋寃門。

御史

唐高祖舉義師於太原。李靖與衞文昇仕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及平關中。誅文昇等。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唯復私讐。亦爲天下耶。若爲天下。未得殺靖。乃捨之。及爲岐州刺史。或有人希旨告靖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往案之。謂曰。李靖反狀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史佯失告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聖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告事者乃別疏狀與御史。驗其狀與元狀不同。卽日還京以聞。告事者伏誅。失御史名。舊不著出處。蓋唐人小說所載也。以正史考之。率皆不合。唐書宗室傳言淮安王神道。隋大業末。在長安。會高祖兵興。吏逮捕。亡命入鄠南山。襄邑王神符爲衞文昇所囚。京師平。封安吉郡公。諸公主傳言高祖女長廣公主下嫁趙慈景。帝起兵。或勸亡去。對曰。母以我爲命。且安往。吏捕繫于獄。帝平京師。拜開化郡公。是靖未嘗與文昇害皇族也。北史衞文昇傳言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於家。義寧中卒。是高祖未嘗誅文昇等也。唐書李靖傳言高祖擊突厥。靖爲馬邑丞。察有非常志。自四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是靖之仕隋。初不與守長安事也。傳又言高祖詔靖安輯江南。至峽州阻賊。不得前。帝謂逗留。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爲請而免。其後破丹鏖。則帝喜。謂使功不如使過。自是委以征討。降蕭銑。禽輔公祏。是未嘗爲岐州刺史。亦未嘗有人告其謀反也。凡小說載事多失其實。不足深信。然辨誣之術。苟有可取。亦不當廢也。

按辨誣之術有正有譎。李崇疑其誣也。故譎以求人。御史知其誣也。故譎以取質。苟非盡心者。則亦豈能精耶。

張楚金

唐垂拱年。羅織事起。湖州佑史江琛。取刺史裴光書。割取其事。輳合成文。以爲與徐敬業反書。告之。則天差御史往推。光款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不能決。或薦張楚金能推事。乃令再勘。又不移前款。楚金憂悶。偃臥窻邊。日光穿透。因取反書向日看之。乃見書字補葺而成。平看則不覺。向日則皆見。遂集州縣官吏。索水一盆。令琛以書投於水中。字字解散。琛叩頭服罪。敕決一百。然後斬之。舊不著出處。

按此非智算所及。偶然見之耳。荀卿有言。今夫亡鍼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要在至誠求之不已也。楚金之求獄情。何以異於此哉。是亦盡心之效也。楚金事迹見唐書張道源傳。乃其族孫也。以傳考之。楚金儀鳳初。進刑部侍郎。至垂拱初。凡歷十年。資望已高矣。猶被薦推事。斯亦可疑也。

張行岌

唐則天朝。有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先誘藏宣妾。云妾將發其謀。宣殺之。投尸於洛水。御史張行岌案之。略無迹狀。則天怒。令重案。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我令來俊臣案勘。汝當勿悔也。行岌曰。臣推事誠不若俊臣。然陛下委臣推事。必須實狀。若順旨妄族平人。豈法官所守。臣以爲陛下試臣耳。則天厲色曰。崔宣既殺其妾。反狀自然明矣。妾今不獲。如何肯雪。乃欲寬縱之耶。行岌懼。逼宣家訪妾。宣再從弟思兢於中橋南北多致錢帛。募匿妾者。寂無所聞。而宣家每竊議事。則獄中告人輒知。揣其家有同謀者。因詐語宣妻曰。須絹三百疋。雇俠客殺告人。詰旦微服伺於臺側。宣有門客爲宣所信。同於子弟。是日至

臺。賂閹者通消息。告人遽言崔家雇客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擾。思兢密隨門客至天津橋。罵曰。若陷崔宣。引汝同謀。何路自脫。汝出崔家妾與汝五百緡。足以歸卿或百年計。不然。殺汝必矣。客悔謝。遂引思兢於告者黨家獲妾。宣乃免。舊不著出處。以唐史考之。高祖三女。太宗二十一女。其駙馬皆無崔姓。高宗十九女。其駙馬有崔恭禮崔宣慶。傳言宣慶長館陶公主。與趙瓌妻常樂公主。姊妹也。瓌爲壽州刺史。越王貞將舉兵。遣瓌書鄉道。瓌將應之。主進其使。語以勉王捨生取義。其後王敗。周興劾瓌與主連謀。皆被殺。然則宣豈宣慶耶。其或誣告殆以是歟。

按行岌當酷吏任事之時。獨不順旨妄族平人。雖再被詰責。亦全其所守。故卒能辨誣也。其不及徐有功者。未能無懼耳。然其懼也。但逼宣家訪妾而已。則異乎懼而失守者。可不謂之賢哉。史逸其事。故備言之

張鷟

唐張鷟爲河陽尉。有呂元者。僞作倉督馮忱書。盜糴官粟。忱不認。元堅執。久不能決。鷟乃取告牒括兩頭留一字問元。是汝書。卽注云是。不是卽注云非。元注云非。去括乃是元告牒。遂決五十下。又取僞書括字問之。元注云是。去括乃爲僞作馮忱書也。元遂服罪。舊不著出處。

按鷟蓋已知其誣而欲使之服。故括字以覈其姦。問書以正其慝。斯不可隱諱矣。亦安得不服乎。

李德裕

唐李德裕鎭浙西。有甘露寺主僧訴交割常住物。被前知事僧沒金若干兩。引前數輩爲證。遞相交付。文籍在焉。新受代者已服盜取之罪。未窮破用之所。德裕疑其非實。僧乃訴冤曰。居寺者樂於知事。積年以

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衆人以其孤立。不狎流輩。欲乘此擠之。德裕惻然曰。此不難知也。乃以兜子數乘。命關連僧入對。坐兜子中。門皆向壁。不得相見。各與黃泥。令模前後交付下次。金形狀。以憑證據。而形狀皆不同。於是劾其誣罔。一一服罪。舊不著出處。

杜亞

唐杜亞鎮維揚。有富民父亡未幾。奉繼母不以道。元日上壽於母。因復賜觴於子。既受將飲。乃疑有毒。覆於地而地墳。乃詬其母曰。以酖殺人。上天何祐。母拊膺曰。天鑒在上。何當厚誣。職者執詣公府。亞詰之曰。爾上母壽。酒從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也。母賜爾觴。又從何來。曰亦長婦所執之爵也。長婦爲誰。曰此子之婦也。亞訶之曰。毒因婦起。奈何誣母。遂分於廳廁劾之。乃是夫婦同謀以誣其母也。舊不著出處。

按辨誣之術。或以物正其慝。李德裕與泥模金是也。或以事覈其姦。杜亞詰觴劾酖是也。此皆其正而不譎者也。

武行德 薛居正附。

武行德之守洛京也。國家方設鹽法。有能捉獲一斤以上者。必加厚賞。時不逞之徒。往往以私鹽中人者。常有村童負菜入城。途中值一尼。自河東來。與之偕行。去城近。尼輒先入。既而門司搜閱。於菜籃中獲鹽數斤。遂繫之。以詣府。行德取其鹽視之。裹以白絹手帕子。而龍麝之氣襲人。驚曰。吾視村童弊衣百結。藍縷之甚者也。豈有薰香帕子。必是奸人爲之耳。因問曰。汝離家以來。與何人同途。村童以實對。行德聞之

喜曰。吾知之矣。此必天女寺尼與門司冀倖以求賞也。遂問其狀。命親信捕之。卽日而獲。其事果連門司。而村童獲免。自是官吏畏服而不敢欺。京師肅然。先是行德以採薪爲業。氣雄力壯。一谷之薪。可以盡負。置麾下。攀鱗附翼。遂至富貴。然聽訟甚非所長。至是明辨如此。論者異之。

按薛居正丞相。漢乾祐中。爲開封府判官。時吏有告民以鹽冒法者。獄具當死。居正疑之。召詰其狀。乃是有憾以鹽誣之也。逮捕具服。卽抵吏法。與行德事頗相類矣。彼以希賞而然。此以釋憾而然。皆能辨明其誣者。唯在深察其事也。（二事並見本傳。）

張保雍

張保雍刑部爲湖北轉運使。時漢陽俚民販茶。知軍駱與京誣其捍巡檢。二十人法當死。百餘人當從坐。保雍親往慮之。遂明其誣。首得不死。從者皆貰。（見曾鞏舍人所撰神道碑。）

按誣人大辟。必不徒然。或以希賞。或以釋憾。斯不仁哉。宜乎保雍力爲辨雪也。

王長吉

江南提點刑獄王長吉等言。南安軍上猶縣僧法端守肱。忿漁人索魚直。誣以行劫。賂縣胥集耆保掩捕其家。四人遭殺。三人被傷。以殺獲劫賊告於官。縣尉驗尸受賕。隱其縻縛之迹。縣令覆視。老眊又爲典吏所罔。本軍劾得實。僧皆坐死。餘當原赦。請理巨蠹。以其狀聞。詔縣尉杖脊配道州。衙前縣令貶文學參軍。餘配廣南者十五人。以僧私田給漁者家。（見祥符九年詔令。）

按僧誣漁者。本非難辨。庸吏漫不省察。姦吏相與爲市。故如此耳。長吉劾正其罪。雖已無及。然猶愈於縱惡不治。特著於篇。庶可鑒也。

王臻（賈昌齡附）

王臻諫議知福州。時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鬬。卽死。其家遂誣告之。臻問所傷果致命耶。吏持驗狀曰。傷無甚也。臻以爲疑。反訊告者。乃得其實。

按賈昌齡少卿初爲饒州浮梁尉。其俗輕死。與人有怨。往往先食野葛以誣怨者。昌齡輒能辯究之。與臻問傷類矣。是皆深察者也。

錢惟濟

錢惟濟留後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筯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引服。（已上三事並見本傳。）

按此以其傷下重上輕。知爲自用刃矣。但疑在右臂。故給之食以驗其手。而誣狀灼然。彼安得不服耶。

方偕

方偕大卿爲御史臺推直官。時澧州逃卒與富民有仇。誣以歲殺人十二。祭磨馳神。逮捕繫獄而久不決。詔偕就鞫之。偕命告人疏所殺生名。尋訪考驗。尙多無恙事遂辨白。（見天聖名臣傳。）

按王珪丞相撰唐介參政墓誌。言介爲岳州沅江令。（按宋史唐介傳。介爲平江令。斷李氏事。今書中作沅江令。考地理志。岳州有平江縣。沅江本隸常德。乾道中始割隸岳州。介係仁宗時人。當從宋史作平江令。）川民李氏貲鉅。有吏數以事動之。既不厭所求。乃言其家歲殺人祠鬼。會知州事孟合喜刻深。悉捕繫李氏家無少長。榜笞久莫伏。以介治縣有能名。命更訊之。介按劾無他狀。合怒。以其事聞朝廷。詔遣殿中侍御史方偕徙其獄於澧州。已而不異介所劾。其後州吏皆坐罪去。偕以活死者得官。介終不自言。此與章頻驗治僞券而黃夢松擢用類矣。皆篤厚君子也。（頻事見察姦門。）然則誣告者非澧州逃卒而富民乃岳州人。特徙其獄于澧州鞫之耳。且偕是時不爲推直官也。名臣傳所書不若此誌本末詳備。殆未得其實歟。惟使告人具疏主名。辨誣之術。有足取者。故特著之。

杜衍（李紘附。）

杜衍丞相提點河東刑獄。時高繼昇知石州。爲其僕所告。云與西河蕃部謀叛。捕繫數百人。久不決。詔衍覆案。得僕誣狀。卒論殺之。

按李紘龍學爲殿中侍御史。時皇城司卒有告賈人爲契丹刺事者。捕繫起大獄。更詔紘訊之。盡得其冤狀。告者遂伏辜。頗亦類此。誣告人罪。法當反坐。苟非明察。豈能然耶。（已上二事並見本傳。）

程戡

程戡宣徽知處州。民有積爲仇者。一日諸子私謂其母曰。今母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母死報仇。乃殺其母。置仇人之門而訴於官。仇者不能自明。而戡疑之。僚屬皆言理無足疑。戡曰。殺人而置其門。非可疑

耶乃親劾治。具得本謀。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蘇渙陸廣附

蘇渙郎中知衡州。時耒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爲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爲功。尙何呼他人。此必爲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眞盜。見蘇轍門下所撰墓誌。

按辨誣者或以情理察之。程戡是也。或以辭理察之。蘇渙是也。皆可謂之明矣。然陸廣校理知導江縣。時盜入民家。尉誣一人。執以詣縣。廣視而言曰。非也。釋之。尉立爭。衆亦疑。終不聽。後果獲眞盜。見王安石丞相所撰墓誌。此何以知之。蓋廣能布耳目察民事。而先知尉所執非盜。則不必如渙問所從得也。衆既莫曉。故亦疑焉。至於獲眞盜。終不以語人。蓋布耳目察民事者。不可使衆皆知也。

郭勸

郭勸給事通判蒙州。時有民爲仇人所誣。罪當死。吏受賕。且傅致。勸爲辨理得免。民家畫其像而生祠之。見本傳。

寇平

寇平少卿知淮陽軍。始至。會獄有繫囚當殊死。疑未得實。而吏訊之。果爲吏所誣。囚且釋。吏僅得減死。衆相戒。敕不敢爲欺。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勸與平所以辨誣。不得之其辭。則得之其情也。明可知矣。是故造誣者懼焉。被誣者懷焉。皆其盡心察獄之效也。

單孟陽

單孟陽大卿爲御史臺推直官。時有以贓誣江南轉運使呂昌齡者。中丞張昇亦言之。累鞫不承。詔孟陽以制獄案治。孟陽雖御史屬。不阿長而卒直之。因請避。得知濮州。見本傳。

畢仲游

畢仲游大夫提點河東刑獄。時韓縝丞相出鎭太原。家奴胡童自陳。有卒剽刼其衣服於黃堂之側。怒以付吏。將黥配之。仲游謂小童衣服尠薄。而剽刼於大帥故相之宇下。非人情也。易吏案治。其誣乃辨。見陳恬直閣所撰墓誌。

按誣有難知者。有易知者。智不足則有所惑。而於難知者不能辨矣。勇不足則有所懼。而於易知者不敢辨矣。苟不能辨。亦奚足責。若不敢辨。斯實可罪。孟陽之鞫贓。不阿中丞意。仲游之案刼。不避大帥怒。所謂勇於義者也。

魏濤景德驛卒一事附。

魏濤朝奉知沂州丞縣兩仇鬬而傷。決遣而傷者死。濤求其故而未得。死者子訴於監獄。怒有惡語。濤歎曰。官可奪而囚不可殺。復得其實。是夕罷歸。騎及門墜而死。鄰證既明。其誣乃辨。見陳師道正字所撰墓誌。

按此蓋死者子因其常鬬以誣其仇人也。夫鬬而卽決者。傷不致甚。法無保辜。今乃誣其傷而死也。且辜限內死。若有他故。唯坐傷罪。彼騎而墜。是他故也。可見其傷不應保辜也。濤能求得其實。辨明其誣。可謂盡心矣。景德間有縣胥醉與驛卒相毆。夜歸胥仆於路。或以告卒。地寒恐僵死。卒往視之。則已死矣。里胥執送官。以爲毆殺人。其實寒凍死也。卒之母訴於州。又訴於朝。皆反得罪。眞宗以此諭宰臣。令謹擇刑獄之官。若鬬傷者。不遇魏濤。則驛卒何以異哉。其能盡心。亦足爲賢也。

鞫情

胡質 王靖 附

魏胡質初召爲東郡頓邱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爲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俱服。（出魏志本傳舊集不載。）

按此蓋初察其色。已見其情。乃更詳其本末。而驗覈以事。驗證以物。於是情旣露矣。辭必窮矣。安得不服乎。王靖少卿提點河東刑獄。時潞州長子賊殺人不獲。縣械十數。掠治無狀。皆釋去。靖視其牘曰。此眞賊也。教吏訊囚。曲折果服罪。（見本傳。靖熙寧四年終於太常少卿。度支副使。是亦耐掠隱抵者也。）其能使之服罪。何哉。蓋察其疑辭而見其本情。已識其爲眞賊矣。於是曲折詰問。攻其所抵。中其所隱。辭窮情得。勢自屈服。斯不待於掠治也。然則鞫情之術。或先以其色察之。成先以其辭察之。非負冤被誣審矣。乃檢事驗物而

曲折訊之。未有不得其情者也。

司馬岐（王濟附）

魏司馬岐爲陳留相。時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耶。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出魏志司馬芝傳。岐其子也。舊集不載。）

按王濟郎中初爲漳州龍溪主簿。時汀州以銀冶事起訟。踰十年不決。連逮數百人。轉運使命濟鞫之。裁七日盡得其情。從坐者數人而已。（見本傳。濟大中祥符四年終於刑部郎中知洪州。）此二事相類矣。夫囚有數十。巧詐難符。苟能檢覈驗證。亦何至近者數歲。遠者十年不能決耶。是皆官吏不肯盡心而然也。岐于梁郡之囚。一朝決竟。濟於汀州之訟。七日得情。雖云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若非盡心推事。豈能如是之敏耶。

陳表（傅岐附）

吳陳表以父死敵場。擢用爲將。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俟死無辭。廷尉以聞。孫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明感表恩行。遂成健將。致位將軍。（舊出吳志陳武傳。表其子也。）

按梁傅岐爲新安郡始新令。縣人有因鬬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乃

移獄於縣。岐卽令脫械。以和言問之。囚便首服。出南史傅琰傳。岐其孫也。舊集不載。此亦歡以誘之者也。

宋文帝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孔熙先與徐湛之、許耀、謝綜、范煜謀立彭城王義康。湛之上表告狀。詔收綜等。並皆款服。唯煜不首。頻詔窮詰。煜言熙先苟誣引臣。文帝令以煜所造及改定處分符檄書疏墨迹示之。乃引罪。出南史范泰傳。煜其子也。舊集不載。

崔昂

北齊崔昂爲度支尙書。時有餚藏小吏因內臣投書告事。又別有飛書告事者。並付昂窮檢。昂言笑間。咸得其情。告者辭窮。並引誣狀。於是飛書遂絕。出北史崔挺傳。昂其孫也。舊集不載。

按鞫情之術。有證之以其迹者。宋文是也。有覈之以辭者。崔昂是也。昂於鞫情。可謂精敏。然不過盡心研究。以盤詰使之辭窮。則其情得矣。誣告之禍。賴此而絕。其爲功利。不亦溥哉。

王璥

唐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烝其後母。遂與潛藏。云敕追入內。行廉不知。乃以狀聞。朝廷推詰甚急。後母詐以領巾勒項。臥街中。長安尉詰之。云有人詐宣敕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因勒送街中。縣尉王璥。令幷其子引就房推問不服。璥先令一胥伏於案下。又令一胥走報云。長史喚璥倉皇鎖房門去。於是母子相謂曰。必不得承。復有私密之語。璥至開門。案下之人亦出。母子大驚。並服其罪。

舊不著出處。

陳樞

陳樞都官。初爲宣州旌德令。時繁昌有大姓殺人。州縣不能正其罪。監司徙其獄屬樞。乃驗治僮客。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人以爲盡其情。（見曾鞏舍人所撰墓誌。）

按鞫情之術。有正有譎。正以覈之。陳樞是也。譎以擿之。王璫是也。術苟精焉。情必得矣。恃考掠者。乃無術也。

葛源

葛源郎中。初爲洪州左司理參軍。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人。州將謂源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將必覆也。源劾不爲變。（見王安石丞相所撰墓誌。）

按情非難鞫也。或變其情。則如之何。源之有守。與詔指所謂觀望臣庶而容心者異矣。良可嘉也。

司馬宣

司馬宣駕部爲華州司理參軍。將有驍騎卒十餘。犯罪謀亡去。監押捕獲。遂誣以共圖不軌。欲寘之死。以希功賞。宣據實鞫之。皆止杖罪。（見司馬光丞相所撰墓誌。）

按監押之勢力豈能動司理。必有以誘之也。脅之以勢而不爲變者。可謂勇矣。葛源是也。誘之以利而不爲變者。可謂仁矣。司馬宣是也。鞫得其情。智足稱也。苟不仁且無勇。則有爲誘脅所動而變其情者。

故甫刑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此之謂也。

李南公

李南公尙書提點河北刑獄。時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百餘日。獄吏不敢考訊。甚以爲患。訴于憲使。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欲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且服罪。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此亦博聞之效也。（聞之士林。）

按士大夫不爲誘脇所動者。近於孟子之不動心矣。彼有負犯。則豈能然。斯可反而用也。故鞫情之術。有在於是者。陳表破械。是誘之也。南公塞鼻。是脇之也。所謂脇之者。不必考掠慘酷也。要在中其忌諱。使之悚然畏服。故於塞鼻之說亦有取焉。

折獄龜鑑卷四

議罪

漢武帝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見通典。不著出處。舊集不載。

按宋文帝時。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後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依法徒趙二千里。司徒左長史傅隆議曰。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卽載之於趙。雖云三代。合之一體。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讐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若云稱可殺趙。當何以處載。父子祖孫。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皐陶立法之本旨也。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祖孫。趙當避王期功千里外耳。然令云。凡流徙者。同籍近親欲相隨。聽之。趙既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趙雖內愧終身。稱亦沈痛沒齒。祖孫之義。永不得絕。事理固然。出南史傅亮傳。隆其兄也。舊集不載。夫防年得絕其繼母。以父故也。稱不得絕其祖母。亦以父故也。寃痛之情。或伸或屈。天理存焉。法乃因而制之也。

黃霸　王尊　附

漢宣帝時。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而生一子。及將分離。爭子與訟。丞相黃霸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三男。以子還母。舊不著出處。

按元帝時。王尊守槐里令。兼行美陽令事。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詬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顏師古說歐陽尚書有造獄事。謂初常刑外造殺戮之事。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懸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出漢書本傳。舊集不載。是亦以禽獸處之也。

郭躬　案事出後漢書郭躬傳。原本作鄭躬。誤。今從史文改正。

後漢郭躬以郡吏辟公府。時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明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以躬明法律。召入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帝王法天。刑不可委曲生意。帝稱善。遷躬廷尉。出後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深文峻法。務爲苛刻者。皆委曲生意而然也。君子不逆詐。蓋惡其末流必至於此爾。傳稱躬之典理官也。決獄斷刑。依於矜恕。故世傳法律。而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三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積善之慶。不其盛歟。

高柔　游肇　附

魏高柔爲廷尉。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繫於禁內射兎。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出魏志本傳。

按法有誣告反考告人。所以息姦省訟也。安得匿告者名乎。柔可謂能執法矣。後魏游肇爲廷尉。時宣武嘗敕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此亦柔之流亞歟。見北史本傳。二事舊集並不載。惟柔與肇。皆詔所指以勵士師者。故並著焉。庶幾執法之吏。不曲筆以縱有罪。不毀法以陷無辜。而處議合於人心也。

湯仲堪

晉湯仲堪爲荆州刺史。有桂陽人黃欽生。二親久沒。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棄市。仲堪曰。原此法意。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理悖逆。所不忍言。故同於毆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欽生徒有誕妄之過耳。遂活之。舊晉書本傳。

按昔人稱郭躬推己以議物。捨狀以探情。夫推己以議物者恕也。捨狀以探情者忠也。仲堪亦庶幾焉。苟非用法忠恕。欽生棄市決矣。此皆俗吏所不能者也。

何承天

宋何承天義熙初劉毅鎮姑孰板爲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鄢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明其無心於驚駕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罰之可也舊出南史本傳

按此亦推己議物捨狀探情者也

孔深之

宋孔深之爲尚書比部侍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縊已值赦律子賊殺傷毆父母遇赦猶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免刑補治江陵罵母母以自裁重於傷毆及詈科則疑輕制惟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詈母致死會赦之科深之議曰夫題里逆心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殺傷咒詛法所不容詈之致盡理無可宥江陵雖遇赦恩固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意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深之議吳可棄市

按詈之致死重於毆傷不以赦原於理爲允妻若從坐猶或可赦吳實共罵棄市亦當詔所以補議之闕也

戴胄

唐戴胄爲大理少卿時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當

死。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君父不得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船。誤不如法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覆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駁之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由是與校尉皆免。出唐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胄言臣子於君父不得稱誤。所以深責無忌也。校尉緣無忌以致罪。則與無忌罪均而法當輕也。既免無忌。緣以致罪者豈得不免乎。胄之力爭。亦忠恕之義也。

徐有功

唐徐有功爲司刑丞。時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奏稱家口合緣坐。詔依斷籍沒。有功議曰。作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法。若情狀難捨。或救遣幾屍。除非此塗。理絕言象。緣坐緣因處斬。無斬豈合相緣。既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減止徒坐。頻會赦恩。今日刼斷沒官。未知據何條例。詔依有功議斷放。由是獲免籍沒者凡數百家。出唐書本傳。史辭太簡。今以通典補其未備。舊集不載。

按易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是以漢之史官稱高祖好謀能聽。夫聽固人主之職也。聽仲琰之奏。則數百家被籍沒。聽有功之議。則數百家免籍沒。能於此知取捨。亦可謂之明矣。有功之脫禍而成名。夫豈偶然哉。

竇參

唐竇參初爲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候免喪。

參曰。父由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出唐書竇參傳。

按唐制。縣令斷決死罪。參爲奉先尉。時殆攝行縣事。歛衆請俟免喪者。謂其父旣赴井死矣。而兄弟又坐法死。則無人持喪也。此蓋北軍之衆屯於奉先。故爲之請。以緩其刑。而欲賊中官。使獲免耳。參駁正其說。亟決之。蓋以此也。

柳渾

唐柳渾相德宗。玉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銙。工不敢聞。私市他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撻之。工人服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出唐書柳渾傳。

按誤傷之法。罪止於是。若使深文者議之。則必坐以罔上不恭之刑矣。舜典曰。宥過無大。玉工非敢爲欺者。乃誤毀而備償耳。實在可宥之科。

高防

高防初事周爲刑部郎中。宿州有民剚刃其妻而妻族受賂。紿州言病風狂不語。並不考掠。以具獄上請。大理斷令決杖。防覆之云。某人病風不語。醫工未有驗狀。憑何取證。便坐杖刑。況禁繫旬月。豈不呼索飲食。再劾其事。必見本情。周祖深以爲然。終寘於法。

按折獄之道。必先鞫情而後議罪。今情猶未盡。罪輒先斷。於理可乎。此蓋受賂。欲庇之耳。是故防之覆

議如此。然但請再劾其事。不復推究所司。則雖疾惡而亦矜頑。且慮枝蔓也。

杜鎬

杜鎬侍郎兄仕江南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爲近親所訟者。疑其法未能決。形於顏色。鎬尚幼。問知其故。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按荀子言。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此以類舉者也。若夫黃霸戮三男。王尊殺假子。蓋舉其事之類耳。法不禁禽獸聚麀。然人殺禽獸無罪。則戮之可也。

馬宗元

馬宗元待制少時。父鄰毆人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於郡。得原父罪。由是知名。

按辜限計日。而日以百刻計之。死在限外者不坐毆殺之罪。而坐毆傷之罪。法無久近之異也。雖止四刻。亦是限外。有司議法。自當如此。不必因其子訴而後得原也。苟爲鹵莽。或致枉濫。則能訴者亦可稱矣。

馬亮

馬亮尚書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爲鄉村患。或謀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僚屬曰。夫能爲民除害。而反坐以死。豈法意耶。乃批其案悉貸之。

按剽攻之人。於法許捕。若非名捕者。輒以謀殺之。則慮有誣枉。法所不許也。此四人者。爲民除害。其事有實。其情可矜。而必誅之。非法意也。然僚屬皆拘法之文。則郡將當原法之意。故亮獨批其案而悉貸之。若奏聽敕裁。則尤爲得體也。

王質

王質待制知廬州。有盜殺其黨。幷其貲。而遁邏者得之。質抵之死。轉運使告駁其獄曰。盜殺其徒者死當原。質曰。盜殺其徒而自首者當原。今殺人取其貲。非自首而捕得。原死豈法意乎。數上疏不報。降監舒州靈儀觀。逾年。韓琦知審刑院。請盜殺其徒而不首者。毋得原。已上五事。並見本傳。

按首則原之。許自新也。不首而原。復何謂耶。殺其徒。取其貲。遁去捕得。初非悔過。而貸其死。失法意矣。宜乎議者有是請也。

梁適

梁適丞相嘗爲審刑院請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詛呪人。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爲疑。適曰。殺人以刃。尚或可拒。今以詛也。其可免乎。卒以重辟論。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能依鬼神作法詛呪。是造蓄蠱毒厭魅之類也。鞫得其實。疑不見傷。此蓋不知無法者以類舉之義耳。欲決大獄。必博古義。彼俗吏者。豈能然耶。

曾公亮

曾公亮侍中在政府時。每得四方奏獄。必躬閱之。密州銀沙發民田中。有強盜者。大理論以死。公亮獨謂此禁物也。取之雖強。與盜民家物有間。罪不應死。下有司議。卒比劫禁物法。盜得不死。先是金銀所發多以強盜坐死。自是無死者。見曾肇內翰所撰行狀。

趙抃

趙抃參政。初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抃獨曰。造作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見蘇軾端明所撰墓誌。

按劫禁物。造僞印。其論以法。有不當死。而用法者或處死焉。是枉濫也。則如曾與趙者。可謂明且謹矣。昔戴胄參處法意。至析秋毫。此何愧彼哉。

陳奉古 沈括說二事。何承天議一事。附。

陳奉古主客通判貝州。時有卒執盜者。其母欲前取盜。卒拒不與。仆之地。明日死。以卒屬吏。論爲棄市。奉古議曰。主盜有亡失法。今人取之。法當得捍。捍死而乃以鬬論。是守者不得主盜也。殘一不辜而剽奪生事。法非是。因以聞。報至杖卒。人稱服之。見王珪主簿所撰墓誌。

按古之議罪者。先正名分。次原情理。彼欲前來者。被執之盜也。母雖親。不得輒取也。此拒不與者。執盜之主也。卒雖弱。不得輒與也。前取之情在於奪。不與之情在於捍。奪而捍焉。其狀似鬬而實非鬬。若以鬬論。是不正名分。不原情理也。奉古謂法非是。不曰法當得捍乎。奈何歸咎於法。蓋用法者繆耳。沈

括內翰說。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爲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卽是義絕。況於謀殺。不當復坐其妻。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旣時死。有一子明日乃死。州司以其家財產依戶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某家父母死時。其子尙有。財產乃子物。所謂出嫁親女。乃出嫁姊妹。不合有分。見筆談。壽州之斷。失在不原情理也。邢州之斷。失在不正名分也。俗吏用法。大率多然。法何咎耶。不唯今耳。古亦有之。宋文帝時制劫盜同籍期親補兵。餘杭人薄道擧爲劫。從弟代公道生並大功親。以代公等母存爲期親。而謂子誼隨母補兵。尙書左丞何承天議曰。婦人三從。夫死從子。今道擧爲劫。叔父已沒。代公道生並是從弟。不合補謫。乃以叔母爲期親。而令二子隨母。旣乖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謂其母子並宜見原。出南史本傳。夫不辨男女之異。而謫婦人補兵。豈非不正名分。不原情理之甚者歟。此俗吏守文之弊。不可不知也。

胡向

胡向少卿初爲袁州司理參軍。有人竊食。而主者擊殺之。郡論以死。向爭之曰。法當杖。郡將不聽。至請於朝。乃如向議。見昌大防丞相所撰墓誌。

按此以名分言之。則被擊者竊食之盜也。擊之者典食之主也。以情理言之。則與凡人相毆擊異矣。登時擊殺。罪不致死也。然須擊者本無殺意。邂逅致死。乃坐杖罪。或用刃或絕時或殘毀。則是意在於殺。法所不許也。又當原其情理。豈可一概科斷。盡心君子。亦宜察焉。

蘇寀（侯瑾張唐二事附）

蘇寀給事爲大理寺詳斷官。時民有父卒母嫁者。聞母死已葬。乃盜其柩而祔之。法當死。寀獨曰。子盜母柩。納於父墓。豈與發冢取財者比。請之得減死。

按侯瑾少卿提點陝西刑獄。時河中有民父死母改嫁。十餘年亦死。輒盜發冢取其棺與父合葬。法當大辟。有司例從輕。瑾請著於令。此乃用寀所請爲例者。蓋母與後夫同穴而葬。於是發其冢取其柩。故論以劫墓見尸之法。而請之僅得減死也。張唐卿狀元通判陝州。時民有母再適人而死者。及父之葬。子恨母不得祔。乃盜喪同葬之。有司請論如法。唐卿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不知有法耳。遂釋之以聞。則異乎寀所請者。蓋後夫尚在而母死未葬。獨盜其喪以歸。非發冢取棺。則法亦輕矣。雖釋之可也。（三事並見本傳。）

陳希亮

陳希亮大卿爲開封府司錄事。有青州男子趙宇上言。元昊必反。坐責爲文學參軍。福州安置。明年元昊果反。宇自訟所部不受亡至京師。執政令劾以在官無故亡法。希亮奏乞以宇所上封事付有司。卽其言驗。不當加責。宇由是得釋。（見本傳。）

按此論其狀。則宇爲文學參軍。福州安置。而亡至京師。劾以在官無故亡法可也。論其情。則宇豈無故亡哉。本坐言元昊反而責之。今果反矣。尚何劾焉。希亮可謂能捨狀以探情也。

賈黯

賈黯侍讀判流內銓。時益州推官乘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及代還。銓吏不爲領文書。始去發喪。既除服。且求磨勘。黯言澤與父不通問者三年。借非匿喪。是豈爲孝乎。卒使坐廢田里。（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黯議澤罪若深文者。蓋以名教不可不嚴。是春秋誅意之義也。

陳巽

陳巽賓客爲常州團練推官。時案察官有欲重郡獄者。曹掾承意舞文成之。巽曰。非罪殺人以法。與殺人以刃無異也。竟論如律。（見本傳。）

按舞文巧詆入人之罪。君子不爲也。而利誘之勢脇之。能不失其守者難矣。巽豈不謂之賢乎。

蒲謹密

蒲謹密郎中初爲萬州南浦令。嘗攝幕官。時廷尉駁州獄失出死罪。謹密以爲法者天下共守。今罪於法不當死。不爭則不可。州將曰。可與廷尉爭耶。謹密愈執不奪。及詔下他司議。而卒得不入死。州將始愧服。（見曾肇內翰所撰墓誌。）

按古人守法如張釋之徐有功。皆與天子爭者也。而謂不可與廷尉爭。繆矣。且苟憚我之爭。則不恤彼之死。豈君子哀矜之義耶。

強至

強至郎中初爲泗州司理參軍嘗攝司法事。漕運卒盜官米獄具議贓抵死者五人。至言議贓未應律州疑其事以奏而大理寺果糾正如至言。皆得不死。官吏皆被罪。獨至不預。見曾鞏內翰所撰墓誌。

按議贓以律而未應律。蓋於意義有不通也。罪不應死乃抵死焉。則其不講過亦大矣。是故漢以律爲專門之學。唐置博士弟子員以講之。盡心君子亦焉可忽夫。議罪之事自古甚多。今但略舉二十七條。亦因舊集概言之耳。其詳見於通典會要。不可悉載也。

宥過 按此門原本缺標題。今補入。

陳矯

魏陳矯爲魏郡西部都尉。是時耕牛少。殺者罪至死。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出魏志本傳。舊集不載。

温恢

魏孫禮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道令踰獄。乃自首。既而台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姦主簿温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出魏孫禮傳。舊集不載。

王承

晉王承。東海太守吏。錄一犯夜人。承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出劉義慶世說舊集不載。）

袁彖

南齊袁彖爲廬陵王子卿諮議參軍。子卿鎭荊州。時南郡江陵縣人苟將之（按南史彖傳作苟蔣之。）弟胡之婦。爲曾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將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將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忍則不可。實己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啓刺史博議。彖曰。將之胡之。原心非暴。辨讞之日。義哀行路。背文舉引謗。獲漏疏網。二子心迹同符古人。陷以深刑。實傷爲善。於是兄弟皆得免死。（出南史袁淑傳。彖其族孫也。舊集不載。）

按情苟可恕。過無大矣。孝子之殺牛。義士之踰獄。兄弟之爭死。皆是也。如犯夜雖輕罪。苟務立威而不原情。亦豈能恕之。此可爲宥過之鑒也。

韋丹

唐韋丹鎭江西。有吏掌倉十年。數盈五十萬。因覆量欠負三千餘石。憫之曰。欠負如此。豈皆自取。費用必爲權勢所須。乃令搜索家私文字驗之。其分用名歷具在。因謂諸吏曰。汝等恃權勢以取索於倉吏。今其欠負。豈獨賠塡。又將代汝之罪。可各據所得。限一月納足。皆頓首曰。君侯以至明察下。準法合當刑責。既釋重罪。塡納不辭。倉吏由是得釋。（舊不著出處。蓋唐人小說所載。今新唐書修入丹傳。）

按侵盜官物。其入已。其與人。罪等耳。然入己之情。貪於貨利。是君子所疾也。與人之情。迫於權勢。是君

子所矜也。夫州吏之脇取倉吏之盜與。豈不知法。但幸其不敗耳。以其可矜而宥倉吏。則不可獨加州吏罪。故幷宥焉。且欠負賠塡。既已足矣。亦有可恕之道。則置而不問者。乃許其悔過。非縱惡弗治也。

張詠

張詠尙書再知益州。先有百姓告論官染院大破色料。偸瞞入己。禁四十餘人。前政不能決。詠到慮問。謂告事者。汝自陳利便。人今一料官物。合使幾何。對曰。使若干。詠曰甚善。可作利便狀來。判令今後依所陳利便施行。不得有違。主典各杖六十。餘並放。見季畋虞部所撰語錄。

按染院色料。乃舊例定額。非主典大破。雖有寬剩。豈爲偸瞞。但應言上而不言上。亦不得無罪爾。是故斷杖六十。而干連人悉宥之。蓋以罪不在彼也。吏或苛暴。則將劾大破之罪。理偸瞞之贓。無所不至矣。是安知君子宥過之道哉。

馬亮親事官失金棣一事附。

馬少保初以殿中丞通判常州。吏有亡失官物者。械繫妻子。干連數十百人。亮一切縱去。許其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見本傳。按宋史馬亮本傳載吏民有因緣亡失官錢。籍貲猶不足償。與書中所云異。

按丁謂丞相說。眞宗朝。因宴有親事官失御金棣一片。左右奏云。且與決責。上曰不可。且令尋訪。又奏只與決小杖。上曰。自有尋訪日限。若限內尋得。只小杖亦不可行也。至尊守法。尙爾。臣子理合如何。丁見晉公談錄。

胡則劉承規附

胡則侍郎提舉江南路銀洞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亡。吾豈重貨而輕數人性命。止籍爲羨餘。

按劉承規留後嘗督封禪漕運。有鑄錢監工匠訴前後官吏盜銅瘞地僅數千斤。承規佯爲不納。密遣人發取送官。不問其罪。殆亦有伏波之意歟。

趙師民

趙師民龍學知耀州。民有犯鹽鐵禁者。乃曰。障其利而罪之。是罔民也。一切不問。

按此誠仁人之言也。然稍寬之。斯亦可矣。若一切不問。則姦猾之民。爭出於此。顧將奈何。君子宥過。不當如是。

姚渙

姚渙大卿初監益州交子務。時發姦隱幾萬緡。主吏皆當死。渙請於使者。願發其所欺。而無及賞典。由是得全者衆。已上五事並見本傳。渙治平二年終於光祿卿。

李崇袁君正附

已見釋冤門。

按梁袁君正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郡有萬世榮爲巫師。君正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爲

信。君正命以所著襦與之。事訖取襦。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即刑於市而焚其神。一郡無敢行巫者。（出南史袁淑傳。君正其族孫也。舊集不載。）是皆惡其妄言惑人故爾。情苟可責。惡無小矣。此之謂也。然王制云。執左道以亂政。殺。假鬼神以疑衆。殺。李崇鞭笞女巫。雖亦有意懲惡。殆不知王制。故未能正法歟。

折獄龜鑑卷五

懲惡 按原本缺門類今補

孔琇之 王敬則附此條第二條按原本首條缺

南齊孔琇之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偸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答曰十歲已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出南史孔靖傳琇之靖之孫也舊集不載

按南齊王敬則爲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拾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郡無劫盜出南史本傳舊集不載敬則欲駭衆立威故爾夫小兒無識路有衍遺物而拾取之非剽掠也何足深罪殺之以徇斯爲酷濫是前代長吏專殺之弊也若琇之所案者庶可以懲惡矣

李傑 曾孝序附

唐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傑物色非是謂寡婦曰汝寡居唯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婦言子無狀寧復惜傑曰審如此可買棺來取兒尸因使覘其後寡婦出與一道士語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卽令捕道士劾問具服與寡婦通爲子所制故欲除之於是杖殺道士納於棺舊出唐書本傳

按曾孝序資政知秀州有婦人訟子指鄰人爲證孝序視其子頗柔懦而鄰人舉止不律問其母又非

親。乃責鄰人曰。母訟子。安用爾爲。事非涉己。因並與其子杖之。聞者稱快。蓋以繼母私鄰人而忌其子間之。故致訟。（見近時小說。）鄰人與道士類矣。然彼教寡婦訟其子以死罪。故殺之。此教繼母訟其子。罪不至死也。故杖之而已。雖輕重有異。其爲懲惡一也。（覘婦責鄰二事又見察姦門。）

崔黯

唐崔黯鎭湖南。有惡少自髡鉗爲傭隸。依託佛教。幻惑愚俗。積財萬計。黯始下車。恐其事敗。乃持牒詣府云某發願焚修三年。今已畢。請脫鉗歸俗。黯問三年教化所得幾何。曰逐旋用。不記數。又問費用幾何。曰三千緡。不啻。黯曰。費者有數。納者不記。豈無欺隱。命搜其室。妻孥蓄積甚於俗人。既服矯妄。卽以付法。（舊不著出處。入穴事又見察姦門。）

按矯妄幻惑。乃妖民也。與假鬼神以疑衆。執左道以亂政者同矣。可不懲歟。

張轄

晉高祖鎭鄴。時魏州冠氏縣華村僧院有鐵佛一軀。高丈餘。忽云佛能語。以垂教戒。徒衆稱贊。聞乎鄉縣。士庶雲集。施利塡委。高祖命衙將齎香設供。且驗其事虛實。張轄請與偕行。至則盡遣僧出。乃開其房。搜得一穴。通佛座下。卽由穴入佛身。厲聲以說諸僧過惡。衙將遂擒其魁。高祖命就彼戮之。（舊不著出處。入穴事又見察姦門。）

安重榮

晉安重榮鎮常山。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重榮面加詰責。拙劍令自殺之。其父泣言不忍。其母詬詈逐之。乃繼母也。重榮咄出。一箭斃之。聞者稱快。舊不著出處。拙劍事又見摘姦門。案此事今載五代史安重榮傳。

按古之後婦疾前妻子。亦已多矣。苟得其情。則切責而嚴戒之可也。何必取快一時。加之非法乎。語曰。不教而殺謂之虐。重榮固不足道。此事亦非所取。舊集載之。故略辨焉。

張詠兵士決杖乞劍一事附。

張詠尚書淳化五年知益州。兼充西川同捉賊招安使。時李順初破。餘黨猶盛。因責決一吏。輒枝詞不伏。詠曰。這的莫要劍喫。吏云決不得。喫劍則得。詠令牽出斬之。以徇軍吏愕眙相顧。自是俱服詠之威信。令出必行。見張忠定公語錄。

按詠始下車。人情觀望於斯時也。吏因責決。枝詞不伏。姦猾甚矣。能以威信折猾吏姦。則令無不行。衆無不服。是故卒能平定蜀地也。丁謂丞相說。眞宗朝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貸命於橫門決脊杖二十除配。不伏決杖。叫喚乞劍。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卻杖二十後。別取處分。尋決訖。再取旨。眞宗云。只是怕喫棒。後如此。卽以決了便送配所。更不須問。見丁晉公談錄。蓋彼猾吏枝詞不伏。豈只是怕喫棒。意謂書生畏懦。不敢容易斬人。故以此嘗試詠耳。兵士之情。旣與彼異。且朝廷威令行乎四海。不待斬此卒而後立焉。則置不復問可也。夫懲惡者體茲矜謹之意。安有枉濫之咎乎。

馬亮

馬亮尚書知饒州。有土豪白氏。多持吏短長。嘗殺人。以赦免。而愈驁橫。爲閭里患。亮發其姦而誅之。部中畏懾。見本傳。

按亮提點福建刑獄時。覆訊冤獄。全活數十人。其誅姦豪。必無枉濫。蓋以懲惡當如是也。

薛顏（薛元賞刚）

薛顏大卿知耀州。有豪姓李甲者。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或不如意。則推一人以死鬬。數年爲鄉人患。莫敢發之。顏至。大索其黨。會赦當免。特杖甲流海上。餘悉籍於軍。見本傳。

按唐薛元賞爲京兆尹。都市多惡少年。以黛墨鏡膚。夸詭力剽奪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陳諸都市。餘黨懼悉以火滅其文。出唐書本傳。蓋懲惡如此者。省訟獄之術也。顏之籍社。頗相類矣。

楊告（田瑜刚）

楊告諫議初爲洪州豐城簿。邑有賊殺人。投尸於江。里中人雖知主名而畏不敢言。告聞親往擒之。會赦。原。殺人原赦。蓋乾興初登極赦也。有言賊欲報怨者。告不爲之動。既而果乘夜來刺告。復捕得之。卒寘於法。境內肅然。

按田瑜龍學知青州。時城中有殺人投尸井中者。吏以無主名而不以聞。瑜廉得之曰。豈有姦盜殺人而縱之耶。厚以金帛募人告捕。後數日。果於鄰郡獲賊。是亦能懲惡者也。然郡將爲此。比之主簿。則差易矣。

李若谷

李若谷參政知潭州時有盜上下洞庭間邀刼舟船殺人卽投於湖中沒其尸及捕獲輒蒙讞得減死黥配他州既而逃歸爲患滋甚若谷潛使人擒到條前後殺人狀磔於市

按書曰怙終賊刑謂怙其姦慝不悛改以賊害人當刑殺之此先王懲惡之義也告之捕寘於法若谷之擒磔於市傅諸古義亦庶幾焉

劉湜

劉湜待制初知耀州富平縣有盜掠人子女者既擒獲輒詐死伺間卽逸去再捕得復詐死湜趣令焚之（以上四事並見本傳）

按因其詐死遂以爲實而卽埋之亦足以折姦而懲惡矣何必焚之耶將慮其徒或能掘取而復活耶掠人子女之罪於法不至戮尸不爲焚尸事可也

呂公綽

呂公綽侍讀知開封府時虎翼卒劉慶告變下吏案驗乃慶始謀衆不從反訴以誣衆且覬幸得賞公綽言京師衞兵多若使姦人得計則無以安衆心卒論慶法外（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孫沔

孫沔副樞知杭州有匄者左臂無一手右臂唯兩指盜細民鏤相競至庭匄者舉臂泣曰細民誣我無手之人豈能盜鏤沔卽然之叱細民出撫勞匄者因與其鏤始弗敢受再三安慰匄者不知其計也以指撮

鑊。徐以臂舉戴於首而去。河追還。斷其指。令於市。見近時小說。

按懲惡之事。本非中道。不得已而爲之。論卒法外者。謂不如是無以安衆心也。事體所繫大矣。則其爲此。驚聾羣姦於理或可也。匄者盜鑊事極微末。譎得其情。法外刑之。亦何忍哉。此世俗所誇以爲嚴明。而君子不取者也。特著其事。且辨其義。庶懲惡得以鑒焉。

吳中復

吳中復龍學知江寧府。時屬郡郵兵苦巡轄者苛刻。輒共拘縛鞭之。及獄具乃不應死。中復以便宜戮其首惡。餘悉配流。奏著於令。見本傳。

按是時廂軍無階級。法故不應死。中復帶本路兵馬鈐轄。故以便宜戮之。夫宥過者或縱捨於法中。懲惡者或誅戮於法外。所以異乎議罪者。彼其處決有所推本。若輕若重。無非法也。今法不應死。以便宜戮之。豈非誅於法外乎。

彭思永

彭思永中丞嘗爲益州路轉運使。成都闕守。攝領府事。吏盜官錢數百萬。付獄已三歲。出入自若。思永視事一日。卽具獄。見本傳。

按思永疾吏庇姦。則固善矣。然其爲轉運使。亦可劾吏正法也。乃必待攝領府事而後一日具獄何哉。此唯通判爲之。乃可稱耳。在於監司。不足道也。但其懲惡。亦有取焉。故特著之。

周沆

周沆侍郎嘗知渤海縣。濱州大吏恃府勢。築室障民居。害其出入。民訴縣以十數。前令莫敢直。沆立表撤室。收吏抵罪。豪猾惕息。（見司馬光丞相所撰神道碑。）

薛儀

薛儀殿丞通判渭州。守將五人。不能謹廉。大吏郝正。把其陰事。招權受賂。人莫敢詰。儀請治之。將內窘。以情告。儀曰。止欲去惡吏。必不使及君。將卽移疾。儀攝州事。乃發正私出塞市馬。收案伏法。將不染於辭。深德之。（見司馬光丞相所撰墓誌。）

按君子之懲惡。不必皆於法外誅戮也。若豪猾之人。恣爲姦利。莫敢治之以法。而獨以法繩之。亦足以懲惡矣。故著此二事。使折獄者以爲鑒也。

察姦（按原本缺門類。今補。）

子產（莊遵韓滉張詠郭申錫四事附。）

鄭子產聞婦人哭。使執而問之。果手刃其夫者。或問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之於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其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舊出獨異志。）

按疑獄集又載兩事。莊遵爲揚州刺史。曾巡行部內。忽聞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答曰。夫遭火燒死。

遵令吏守其尸乃有蠅集於首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因知此婦與人共殺其夫也韓滉在潤州宴於萬歲樓忽聞哭聲擢而不哀問左右在何所對曰在某街卽命捕之乃婦喪夫也信宿獄不成吏懼守於尸側有青蠅集其首因發髻視之腦有大釘果婦私於鄰人醉其夫而釘殺之也（二事舊不著出處近時小說亦載一事張詠尙書鎭蜀日因出過委巷聞人哭懼而不哀亟使訊之云夫暴卒乃付吏窮治吏往熟視略不見其要害而妻教吏搜頂髮當有驗及往視之果有大釘陷其腦中吏喜輒矜妻能悉以告詠詠使呼出厚加賞勞問所知之由令併鞫其事蓋嘗害夫亦用此謀發棺視尸其釘尙在遂與哭婦俱刑於市此三事始末略同皆用子產語以察姦者也或疑張韓之事後人傳會爲之然則上虞孟嘗臨淄曹掾所論孝婦亦可異矣古今雖殊事理無異適然相似何足致詰當知子產言猶可用　郭申錫給事初爲常州晉陵尉民有號泣訴其弟爲人所殺者申錫察其色懼而不哀曰吾得賊矣執而訊之果兄殺弟（見本傳）此其事異而理不異豈非亦用子產之言以察姦乎蓋言苟中理無時不驗非若譎詐忌人窺測已陳芻狗用輒爲祟也王者發政必占古語盡心君子焉可忽哉

趙廣漢

漢趙廣漢爲潁川太守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鉛筩及得投書削去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

理。威名流聞。出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吏俗朋黨。壅蔽爲姦。則太守勢孤而爲衆所制矣。是故廣漢以受記案問投書告訐之事。破壞其黨。使之散落。然後用爲耳目。督察盜賊。而皆畏戢。乃可治理。察姦之術。有在是者。故特著之也。

尹翁歸趙廣漢、江文遙、黃霸、三事附。

漢尹翁歸爲東海太守。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按名字原本誤作召。披籍上原本脫輒字。皆據本傳校正。吏民少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按中字原本脫去。亦據本傳增。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出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趙廣漢使吏民相告訐。乃得以爲耳目。翁歸所以盡知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者何也。傳稱廣漢爲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則用爲耳目者。不獨相告訐之吏民也。後魏江文遙爲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姦滑吏長。無不知悉。亦以精強之力。鉤距之術。而得人皆爲其耳目也。是故史言黃霸在潁川時。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人咸畏服。稱爲神明。翁歸所以能盡知者。殆亦然歟。蓋以己耳目察姦。不若以衆耳目察姦之廣且盡也。第恐爲彼所欺耳。故於精強鉤距。亦有取焉。若翁歸之可取者。則不獨此也。

仲尼之言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翁歸之政近之矣。有急名則少緩之者。寬以濟猛之謂也。吏民少解。輒披籍案罪者。猛以濟寬之謂也。又不以無事時有所取。必因課吏大會及出行縣。則其用猛可謂謹重矣。雖盡知姦邪罪名而不盡案致其罪。但以一警百。而吏民皆服。則其用寬可謂簡嚴矣。是故能使人人恐懼改行自新。和可知也。察姦之道。莫善於此矣。夫苛察細事。駭服衆人。以矜其明者。於翁歸何足道哉。擬諸古之良吏。其鄭子產之流亞歟。史稱薛宣爲世吏師。宣特一世之吏師耳。翁歸乃百世之吏師也。

黃昌

後漢黃昌爲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出後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賊曹主盜賊事。而盜令君車蓋。正如周紓爲召陵侯相。廷掾憚其嚴明。欲損其威。而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是姦猾之吏。與令爲戲者也。有以勝之。則其黨皆畏哉。無以勝之。則其黨皆侮玩。故昌初無所言。猶兵法初如處女。敵人開戶也。掩取得之。猶兵法後如脫兔。敵不及拒也。此其所以勝姦之術也。夫一車蓋。亦何所直。嘗試縣令。人必非遠。察其情狀。猶涉疑似。驗其物色。遂見端的。於是掩取。理無不得也。昌發姦伏。可謂有術。然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則殘酷已甚矣。此乃前代長吏法許專誅之過也。今但取其察姦之術耳。酷吏之事。善人所惡。何足道哉。

馮緄劉文裕附

後漢馮緄父煥爲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卽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白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爲。追奮抵罪。緄由是知名。出後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劉文裕觀察。太平興國三年領秦隴徼巡。會李飛雄僞乘傳矯制執縛韋韜、周承瑨、田仁昭、王侁、梁崇贊、馬知節、洎文裕等數輩。將以逗撓戮於秦州。因劫守卒據城叛。文裕與語覺其詐。乃與仁昭等擒飛雄。具狀以聞。獄成。誅之。夷其三族。見本傳。文裕察姦與緄類矣。蓋見語言有異而覺其詐也。

荀攸孟表附

魏荀攸少孤。祖父廣陵太守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推問權。果殺人亡命。出魏志本傳。舊集不載。

按後魏孟表鎭渦陽。南齊遣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未及送闕。會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有異。卽推覈。乃是叔業姑兒。規爲內應。所攜妻息。並亦假妄。遂斬之。人情乃安。出北史本傳。舊集不載。夫察姦者或專以其色察之。或兼以其言察之。其色非常。其言有異。必姦詐也。但不可逆疑之耳。見其有異。見其非常。然後案之。未有不得其情者。苟逆疑之。則與意其鄰之子竊鈇者類矣。是故逆詐示明者不得爲善察姦也。

薛胄

隋薛胄爲兗州刺史。有陳州人向道力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卽遣主簿追道力。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語君馥云。向道力經代爲郡。豈容疑之。君馥又以俱羅所陳固請。胄呵之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僞。時稱神明。（出北史薛辨傳。胄其四世孫也。舊集不載。按北史作薛辨。又其事並見隋書薛胄本傳中。）

按徐俱羅、王君馥皆不覺道力有異。而胄獨能察之。斯可謂明矣。明苟不足。豈能察姦。然不可妄以逆詐爲明也。

李至遠（包拯附）

唐李至遠爲天官侍郎知選事。疾令吏受賄謝。多所黜易。吏齗然斂手。有王忠者。被放。吏繆書其姓爲士。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無士姓。此必王忠也。吏叩頭服罪。（出唐書李素立傳。至遠其孫也。舊集不載。）

按善察姦者。吏不能欺。至遠是也。雖然小人爲姦。亦頗難防。包拯副樞知開封府。號爲嚴明。有民犯法。罪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號呼自辨。我與汝分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拯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拯謂其招權。捽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折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見筆談。）此蓋防其招權。不防其見賣也。大抵察姦不可有意。吏果招權。杖之可矣。矯枉過正。遂寬囚重。爲彼窺測。以至見賣。失在

有意折吏之勢也。然則善察姦者。可不鑒於此哉。

李傑葛源曾孝序二事附。

已見懲惡門。

按葛源郎中爲吉水令。時有毛氏寡婦告其子不孝。源以恩義喻之。不聽。使人微捕得與間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狀者也。鞫之具服爲私謀誣其子。此乃用李傑覘婦之術也。見王安石丞相所撰墓誌。曾孝序杖鄰人事。亦見懲惡門。蓋以寡婦指鄰人爲證。既在訟廷。事可立決。故不待覘而知之。若其能察姦。則與源無異也。葛源論對事又見覈姦門。

裴均河間婦人一事附。

唐裴均鎮襄陽。部民之妻與其鄰通。託疾謂夫曰。醫者言食獵犬肉即差。夫曰。吾家無犬奈何。妻曰。東鄰犬常來。可繫而屠之。夫用其言。以肉餉妻。鄰人遂訟於官。收捕鞫問。立承。且云妻所欲也。均曰。此乃妻有外情。躓夫於禍耳。追劾之。果然。妻及姦者皆服罪。而釋其夫。舊不著出處。

按柳宗元說。河間淫婦託疾。令其夫夜召鬼解除。即使人告其夜祠咒詛不道。吏訊驗。笞殺之。與屠犬者類矣。均能察其姦。斯亦可稱也。

崔黯

已見懲惡門。

張保雍（王晦叔附）

張保雍刑部知漢州。四卒夜叩府告禁兵兩營變。佐吏駭懼。保雍徐出。械四卒掠之。趣作誣狀。狥兩營。至明鞫得實。乃四卒與伍中謀。幸授己甲。因卽以叛。遂及同謀者九人。棄之市。（見曾鞏舍人所撰神道碑。）

按保雍所以察其爲姦者。軍若已變。則告者何獨四卒。軍若未變。則何用夜叩府告。其械而掠之。趣作誣狀者。蓋慮軍情因此不安。欲狥兩營也。此不惟善察姦。抑亦善處事矣。王晦叔丞相知益州。有卒夜告其軍將亂。晦叔覆狀。立辨其僞而斬之。與此事頗相類。故附著焉。（見尹洙龍圖所撰神道碑。）

任顓（賈昌朝附）

任顓侍郎知潭州。時儂智高陷嶺南九郡。宣撫司移文稱宣毅卒有功。補爲本軍校。卒至。顓察其色動。曰。必有姦。卽付所司。搜其家。得細書文字。記潭之軍伍兵仗城郭道路。乃智高所用爲內應者。顓令梟首以狥。遂大爲守備。（見本傳。）

按征戰之際。卒有功者雖補爲將校。亦當留軍前。豈可發歸本營。顓得宣撫司移文。固已疑之矣。及卒至而色動。其有姦灼然。是以卽付所司。且搜其家也。亦可謂善察姦矣。賈昌朝丞相判大名府。時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而爲變。昌朝察其有姦。考問具服。於是則惶恐。獨嬰貝州以反。卽遣將馳兵。操攻具往。（見王安石丞相所撰神道碑。）夫言之異者。必有姦也。收捕考問而得其情。姦何能爲。此與顓事略相似也。

俞獻卿（凡一門之事雖皆以時代爲次亦或以事類相從庶便於觀覽故任顯在俞獻卿前他皆倣此）

俞獻卿侍郎初爲壽州安豐尉有僧積施財甚厚其徒殺而瘞之乃告縣曰師出遊矣獻卿揣其有姦詰之曰師與吾善不告而去何也其徒色動因執之得所瘞尸一縣大驚（見本傳）

按僧之富者必不能出遊出遊也則必治裝告別亦不能如打包僧翩然往也來告之辭已可疑矣被詰之色又可見矣有姦灼然是故執之獻卿亦可謂善察姦也

張昇

張昇丞相知潤州有婦人夫出數日不歸忽聞菜園井中有死人即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昇命屬吏集鄰里就其井驗是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請出尸驗之昇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爲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其夫而與聞其謀也（見沈括夢溪筆談）

李繹

李繹諫議知華州有蒲城縣民李蘊訴盜殺其姪者繹問若有仇耶曰無若有亡失耶曰無繹曰吾得之矣若第歸因使人密刺之乃蘊有陰罪懼其事暴殺以滅口也（見本傳）

孫長卿

孫長卿侍郎知和州民有訴弟爲人所殺者察其言不情乃問汝戶幾等曰上等也汝家幾人曰唯一弟與妻子耳長卿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貲乎按之果然（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姦人之匿情而作僞者。或聽其聲而知之。或視其色而知之。或詰其辭而知之。或訊其事而知之。蓋以此四者得其情矣。故姦僞之人莫能欺也。然苟非明於察姦之術。則亦焉能與於此哉。

朱壽隆

朱壽隆大監知彭州九隴縣。時吏告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豈有一家焚而無一人脫者。此必有姦。踰月獲盜。果殺其人而縱火。（見本傳。壽隆。熙寧四年終於少府監。）

按此蓋知其有姦而嚴於察捕。故能獲盜也。若信吏所告。不以爲意。則彼得幸免矣。

向緯

向緯郎中知鄆州陽穀縣。有土豪殺人而遺其妻金。以故久不發。緯密得其狀。一日悉逮捕至庭下。而人莫知也。訊之服罪。（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土豪殺人而遺其妻金。與夫被人殺而受其仇金。皆爲姦者。不可不察也。若容其幸免。則愈無忌憚。強者害政。弱者傷教。無所不至矣。此君子所疾。故察而治之。不少貸也。

章頻（此亦以事類相從。故章頻在向緯後。）

章頻侍御知彭州九隴縣。時眉州大姓孫延世僞券奪族人田。久不能辨。轉運使委頻驗治之。頻曰。券墨浮朱上。必先盜用印而後書之。既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於轉運使。更命知益州華陽縣黃夢松覆按無所異。夢松用此召入爲監察御史。頻乃坐不即具獄。降監慶州酒。（見本傳。頻景祐元年使契丹。道中病卒。）

江某

江某郎中知陵州仁壽縣。有洪氏嘗爲里胥。利鄰人田。紿之曰。我爲若稅免若役。鄰人喜。劃其稅歸之。名於公上。踰二十年。具僞券茶染紙類遠年者。以訟某取紙伸之曰。若遠年紙。裏當白。今表裏一色。僞也。訊之果服。見李泰伯主簿所撰墓誌。江。衢州開化人。失其名。

按僞券之姦。世多有之。巧詐百端。不可勝察。著此二事。亦足以鑒也。

薛向

薛向樞密初爲京兆府戶曹參軍。兼監商稅。有賈人過稅務。出銀二篋。書其上曰。樞密使遺涇原都監向。曰。此必僞也。豈有大臣餉人物。乃使賈人致之耶。執詣府治之。果服詐。見呂大防丞相所撰墓誌。

按折獄龜鑑之爲書也。以釋冤、辨誣、鞫情、議罪、宥過、懲惡、嚴明、矜謹八篇爲正。而姦慝、盜賊十有二篇。特爲懲惡言之耳。古之治此四者。主於嚴明。佐以矜謹。易曰。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是故列此四種之事在彼二篇之前。覽者盡心焉。亦有補也。